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二

草部下

芙蕖

菱

蒲

萍

苔

菰

荻

菁

茗



芙蕖

蓬

艾

藤

菜蔬

葵

薺

葱

藜

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葭其本蔞其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

也的子的的中蕙子中的心也的蓮實 廣雅曰菡萏芙蓉也 周書曰敷澤已竭即

蓮藕搗 毛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又曰隰有荷花 說文曰芰菱

也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蓮 真人關令尹喜傳曰真人遊時各各生蓮

花之上一花輒徑十丈 楚辭曰集芙蓉以為裳 又曰因芙蓉而為媒

揮褰衣而濡足 又曰搴芙蓉兮木末 又曰披荷稠之灵泉 又曰製

芰荷以為衣 又曰荷衣兮蕙帶 又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紫莖屏風文

綠波 洛神賦灼若芙蓉出綠波 文選芙蓉散其華 又曰神飈自遠

至左右芙蓉披 又曰菡萏溢金塘 又曰魚戲新荷動 又曰神蔡止

荷心 毛詩義疏曰白可磨以為散輕身益氣令人強健 拾遺記曰漢

昭帝遊柳池有芙蓉色大如斗花素葉甘可食芬氣聞車之內蓮實如

珠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嘉蓮一雙駢花並實合樹同莖 宋書曰臧

質字文會兵敗走入南湖無食噉蓮追至質絡驪沈出鼻兵見斬首傳京

搜神記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花五六日而落 又曰無錫上湖

陂陂吏丁初雨止見一少婦人著青衣戴傘呼之不得自投陂中是大蒼

獼衣傘皆是荷花 萬歲曆曰太和二年烏程縣閣下生蓮花 顧啓期

婁地記曰婁門東南有葦墩陂中生千葉蓮花其荷與眾蓮荷無異齒莖

色白豈佛經所載者也 王歆之神境記曰九疑山過半路皆行竹松下

狹路有清澗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 浮圖澄傳曰澄呪鉢中青蓮

花生 古今注曰一名木且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花 華山記曰

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古詩曰江南可採蓮

荷葉何田田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 又曰涉

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一管傳玄歌詩曰度江

南採蓮花芙蓉增敷擘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容與動纖柯 又曰皇

煌芙蓉從風芬葩照以皎日灌以清波陰結其實陽發其花金房綠葉素

株翠柯 晉陸筠芙蓉渠詩曰綠房含青實金條懸白璆俯仰隨風傾焯焯

照清流 晉張華荷詩曰荷生綠泉中碧葉齊如規迴風蕩流霧珠水逐

條垂照灼此金塘藻曜君玉池不愁世賞絕但畏盛明移 梁簡文帝詠

芙蓉詩曰圓花一帶卷交葉半心開影前光照曜香裏蝶徘徊欣隨玉露

點不逐秋風催 又採蓮詩曰晚日照空磯採蓮承晚暉風起湖難度蓮

多摘未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角遠牽衣 梁朱超

詠同心芙蓉詩曰青山麗朝景玄峰朗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蕖並出房日

分雙帶影風合兩花香魚驚畏蓮折龜上礙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應嘉

祥徒歌涉江曲誰見緝為裳 梁劉緩詠江南可採蓮詩曰春初北岸涸

夏月南湖通卷荷舒欲倚芙蓉生即紅檝小宜迴逕船輕好入叢釵光逐

影亂衣香隨逆風江南少許地年年情不窮 梁劉孝威和採蓮詩曰金

鐏木蘭船戲採江南蓮蓮香隔浦渡荷葉滿江鮮房垂易入手柄曲自臨

盤露花時濕劍風送六拂鈿 梁吳筠採蓮詩曰錦帶雜花鈿羅衣垂綠

絲

絲

絲

依宗本
華本無風
映字下有

華本頭

川問子今何去出採江南蓮遼西三千里欲寄無因緣願君早旋反及此
荷花鮮 梁沈約詠芙蓉詩曰微風搖紫葉輕露拂朱房中池所以綠待
我汎紅光 又詠新荷應詔曰勿言草卉賤幸宅天池中微根纔出浪短
幹未搖風寧知寸心裏蓄紫復含紅 梁江洪詠荷詩曰澤陂有微草能
花復能實碧葉熹飜風紅英宜照日移居玉池上託根度非欠如何霜露
交應與飛蓬匹 陳祖孫登詠城塹中荷詩曰白水麗金肩青荷承日暉
葉似環城蓋香亂上橋衣岸高知水落影合見菱稀猶疑涉江處空望採
蓮歸 又賦得涉江採芙蓉詩曰浮照滿川漲芙蓉承落光人來間花影
衣渡得荷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採嗟離別無暇緝爲裳 隋殷
英童詠採蓮詩曰蕩舟無數伴解纜自相催汗粉無傭拭風相隨意開棹
移浮荇亂船進倚荷來藕絲牽作纒蓮葉捧成杯 後漢閔鴻芙蓉賦
曰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竦脩幹以陵波建綠葉之規圓灼若夜光之
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脩嫿傾城之色楊桂榼而來遊玩
英華平水側納嘉實兮傾筐珥紅葩以爲飾咸桃天而歌詩申關雎以自

華本招
宗本隨

勅嗟留夷與蘭芷聽鷓鴣而不鳴嘉芙蓉之殊偉託皇居以發英 魏陳
王曹植芙蓉賦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泛清流
以擢莖其始榮也皎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寒
產幽菑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加綠焜焜鞞鞞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
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 吳蘇彦英
渠賦曰偉芙蓉之菡萏耀煒燁之丹花舒紅采於綠沼映的皪於朱霞
晉孫楚蓮花賦曰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於重壤森蓊延
以騰邁爾乃紅花電發暉光燁燁仰曜朝霞俯照綠水潛緇房之奧密兮
含珍藕之甘腴攢聚星列纖離相扶 晉潘岳蓮花賦曰偉玄澤之普衍
嘉植物之並敷遊莫美於春臺華莫盛於芙蓉於是惠風動冲氣和眄清
池翫蓮花舒綠葉挺纖柯結綠房列紅葩仰含清液俯濯素波脩柯婀娜
柔莖孱弱流風徐轉迴波微激其望之也擘若皦日燭崑山其節之也晃
若盈尺映藍田 晉夏侯湛芙蓉賦曰臨清池以遊覽觀芙蓉之麗華潛
靈藕於玄泉擢脩莖平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回縈外散菡萏內

離的出豔發葉恢花坡綠房翠蒂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
牙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葩摘圓質析碧皮
食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橙橘參嘉菓以作珍長充御平口實
晉潘岳芙蓉賦曰蔭蘭池之豐沼育沃野之上腴課衆榮而比觀煥卓掌
而獨殊押膈雲布窈咤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輝拂紅飛鬚垂的斐
披絕赫散煥熠燻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溥磊落萼衍天閑發清陽而增
媚潤白玉而加鮮 宋傅亮芙蓉賦曰考庶卉之珍麗寔惣美於芙蓉
幽泉以育藕披翠蓮而挺敷汎輕荷以冒沼列紅葩而曜除微旭露以滋
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止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萌秀于火中
而結房豈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
玄匠之有瞻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 宋鮑昭芙
蓉賦曰感衣裳於楚賦詠夏思於陳詩訪群英之豔絕標高名於澤芝青
房方規接紫的芳圖羅樹妖遙之弱幹散函苗之輕柯上星光而倒景下
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濯繡羽而景過結遊童之湘吹起舫妾之

華本亦脫
据別本添

詞被碧塘之周流繞金渠之空曲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
而爲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暉沓河之銀燭冠五華於仙草超
四照於靈木 梁簡文帝採蓮賦曰望江南兮清且空對荷華兮丹復紅
卧蓮葉而覆水亂高房而出叢楚王暇日之歡麗人妖豔之質且棄垂釣
之魚未論芳萍之實唯欲迴渡輕舫共採新蓮傷斜山而屢轉乘橫流而
不前於是素腕舉紅袖長迴巧笑墮明璫荷稠刺密亟牽衣而縮裳人喧
水濺惜虧朱而壞粧物色雖晚徘徊未反畏風多而榜危驚舟移而花遠
謔曰常聞渠可愛採擷欲爲裙葉滑不留縊心忙無假薰千春誰與樂唯
有妾隨君 梁元帝採蓮賦曰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綠房兮翠蓋素
實兮黃螺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鷓首徐迴兼傳羽杯棹將移而藻挂
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
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襦菊澤未反梧臺迥見苕濕
霑衫菱長繞釧泛柏舟而容與歌採蓮於枉渚歌曰碧玉小家女來嫁汝
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 梁昭明太子

芙蓉賦曰色兼列綵體繁衆號初榮夏芬晚花秋曜興澤陂之徽章結江南之流調 梁江淹蓮花賦曰藥金光而池色藕冰折而玉清戴紅蓮以吐秀披終華以舒英故河北權歌之姝江南採菱之女春水廣兮穢潺湲秋風駛兮舟容與看縹菱芳出波擘細蓮芳映渚 **頌** 顏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豔擅竒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權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 **卷** 晉郭璞芙蓉贊曰芙蓉麗草一日澤芝泛葉雲布映波 椒熙伯陽是食饗比靈期 **表** 晉范甯為豫章郡守新淦縣廳事前陸地生一蓮花入冬花十六年更生四枚今年復生二十六枚鮮明可愛 **啓** 劉表威謝東宮賚藕啓曰色華玉樹味奪瓊漿根出楊池聞之僅約子為靈散得自莊篇楚后江萍秦公海棗凡厥永羞莫敢相輩

菱

說文曰菱陵也 廣志曰鉅野大於常陵淮漢以南凶年以菱為蔬猶以橡為資也 周官曰冬食蔞藕棗栗杼實 國詔曰屈到嗜菱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菱 屈到楚卿也宗老家臣也屬記也 楚辭曰製菱荷以為衣

呂氏春秋曰杜厲叔事昔公自以為不見知居於海上夏食菱次冬食橡栗昔公有難將死之其友曰不知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別也厲叔曰吾將以醜後世人主不知其臣者也 幽明錄曰東平呂球豐財美貌乘船至曲阿湖值風不得行泊菰際見一少女乘船採菱舉體皆衣荷葉因問姑非鬼耶衣服何至如此女則有懼色荅云子不聞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乎然有懼容迴舟理棹逡巡而去球遂射之即獲一獺向者之船皆是蘋蘩蒹藻之葉見老母立岸側如有所候望見船過因問云君向來不見湖中採菱女子耶球云近在後尋射復獲老獺居湖次者咸云湖中常有採菱女容色過人有時至人家結好者甚衆 **梁簡文帝採菱詩**曰菱花落復含桑女罷新蠶桂棹浮星艇徘徊蓮葉南 梁費昶採菱詩曰妾家五湖口採菱五湖側玉面不閑粧雙眉本翠色日斜天欲暮風生浪未息 梁江淹採菱詩曰秋日心容與涉水望碧蓮紫菱亦可採試以緩愁年參差萬葉下泛漾百流前高采溢通壑香氣麗廣川歌出權女曲儻入江南 梁陸罩採菱詩曰參差雜荇枝田田競荷密轉

葉任香風舒花影流日戲鳥波中蕩游魚菱下出不與文王嗜羞持比萍
實 梁江洪採菱詩曰風生綠葉聚波動紫莖開含花復含實正待佳人
來 又曰白日和清風輕雲雜高樹忽然當此時採菱復相遇 **梁庾**
肩吾謝賚菱啓曰上林紫水雜蒹藻而俱浮雲夢清池間芙蓉而外發珍
踰百味來薦書盤恩重千金遂沾非席凌霜朱橘愧此開顏合露蒲桃慚
其不銷

蒲

山海經曰孟于之山其上多蒲 爾雅曰莞符離其上蒿 今水中莞蒲毛可作蓆也
詩曰彼澤之陂有蒲與管 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左傳曰齊侯澤
之翟蒲舟鮫守之不與民共 又曰臧文仲妾織蒲 古歌曰蒲葉何離
離 離騷曰抽蒲兮陳坐援英兮為葢 文選新蒲含紫茸 又曰新蒲
節轉促 史記趙高將為亂先設驗獻蒲以為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
漢書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乃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又曰元帝疾時史丹以親密侍疾唯王獨寢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

蒲蓆也又以蒲束觀漢記曰劉寬遷南陽太守溫仁多恕吏民有過用青為蓆鋪地也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秦記曰符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長五丈狀如竹
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洪後以識水草付應王遂改姓符氏 續述
征記曰鳥當沉湖 齊人謂湖為沉 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云秦始皇遊此臺結蒲
繫馬自此蒲生則結 幽明錄曰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
宿空田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舩載尊逕前投醜奴
舍寄住因卧覺有臊氣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戶變為獺 **詩** 古詩曰青蒲
綠帶生我池中 齊謝朓詠蒲詩曰離離水上蒲結水散為珠初萌實鷓
俎暮蓋雜椒塗所嗟堂上曲遂鑲黃金軀 梁元帝賦得蒲生我池中詩
曰池中種蒲葉葉影陰池濱未好中宮薦行堪隱士論為書聊可截匹柳
復宜春瑞葉生符苑鑲壁獻周人

萍

爾雅曰苹萍也其大者曰蘋 周禮曰穀雨一日萍始生萍不生陰氣增
盈 秋官曰萍氏掌禁川游者萍草無根取名不沈溺 異術曰萬年血

為萍 古詩曰泛泛江漢萍漂蕩水無根 江賦曰萍實時出而漂泳

東都賦發蘋藻潛魚 風賦起青蘋之末 何宴詩曰願為綠蘋草託身

寄清池 劉靈曰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水之載浮萍 王逸曰自比如萍

隨水浮游 本草經曰水萍一名水華味辛寒治暴熱身癢下水烏鬚髮

父服輕身一名水蘆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禮記月令曰季春

之月萍始生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

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問群臣莫能識之使問孔

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割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又

遣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

根於土 **詩** 晉司馬彪萍詩曰汎汎江漢萍飄蕩永無根 梁庾肩吾賦

得池萍詩曰風翻乍青紫浪起時疎容本欲歎無根還驚能有實 **賦** 晉

夏侯湛浮萍賦曰步長渠以遊目覽隨波之微草既紆澥以澄茂羗孤生

於靈沼罔纖根以自滋乃逸蕩平波表散圓葉以舒形發翠綵以含縹陰

脩魚之華鱗翳蘭池之清潦既澹淡以順流又雍容以隨風有纏薄於崖

側或迴滯乎湍中紛上下而靡常漂住來其無窮停不安處行無定軌流

息則寧濤擾則動浮輕善移勢危易盪 晉蘇彦浮萍賦曰余嘗汎舟遊

觀鼓檝川湖觀浮萍之飄浪乃觸水而自居體任適以應會亦隨遇而靡

拘伊弱卉之無心合至理之冥符 **贊** 郭璞萍贊曰萍之在水猶卉植地

靡見其布漠爾鱗被物無常託孰知所寄 **論** 晉杜恕篤論曰夫萍與菱

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隨波是以堯舜歎巧言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苔

爾雅曰藓石衣也 說文曰苔水衣也 淮南子曰窮谷之汚生青苔

風土記曰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遊名山志曰石簣山綠崖而

上高百許丈裏悉青苔無別草木 古今注苔或紫或青一名員藓一名

綠錢一名綠藓 拾遺記曰晉武帝時租梨園獻蔓苔亦曰金苔亦曰夜

明苔 江文通詩曰青苔日夜黃 江賦綠苔髮髮乎研上 **研石** 江淹青

苔賦鑿山楹為室有老苔焉 天台賦踐莓苔之滑石 古詩青苔依

空牆詩梁沈約詠青苔詩曰緣階已漠漠汎汎復緜緜微根知欲斷輕
絲似更聯梁庾肩吾新苔詩曰隨潮染岸石逐脉聚浮查徒令阿谷麗
停筐不太沙賦江淹青苔賦曰嗟青苔之依依無色類而可方必居閑
而就寂似幽意而深傷故其處石則松栝交陰泉雨長注橫澗俯視崩壁
仰顧若其在水則鏡帶湖沼絲匝池林春塘秀色陽鳥好音乃生水而搖
蕩遂出波而沉淫

菰

說文曰蔣菰也廣雅曰蔣菰其米謂之彫胡廣志曰菰可以為席温
於蒲生南方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蔣禮記曰十月收水澤
之賦江賦曰泛泛之遊蔣吳都賦菰穗彫胡菰子作餅宋玉之主
人女為炊彫胡飯詩梁沈約詠菰詩曰結根布洲渚垂葉滿臯澤匹彼
露葵葵可以留上客

菰

爾雅曰菰薺也似葦而小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詩疏義曰薺或謂之
菰至秋堅成謂之藿也焦贛易林剝之坤曰從風縱火菰芝俱死漢
書曰董偃見寵館陶公主安陵表叔謂偃曰顧成廣遠無宿宮又有菰竹
藉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於上此上所欲也抱朴子曰吳世有姚
光者有火術吳王身臨試之積菰數千束光從其上又以數千束菰思之
因猛風燔之火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晉中興書徵祥說曰童謠云
官家養蘆化成菰蘆生不止自成積是時盧循竊據廣州國未能討因而
用之是官養之蘆也菰猶敵也毛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又曰誰
謂河廣一葦航之又曰有淮老滄葦葦淠淠禮記曰七月納材葦
呂氏春秋季秋之月命虞人材葦供國搜神記朽葦化蜚也毛詩曰
毳衣如萑菰蘆也又八月萑葦吳苑曰蘆龍野攻京師謠曰十丈瓦屋蘆
作柱薤作欄郭璞奏曰不宜禁菰地禮云名山大澤不封蓋欲以民通
財共利不獨專之也詩梁元帝賦得春菰詩曰翠莖玉池前遙映江南
蓮非秋無有既未燒不生煙詔宋武帝詔曰少府前歲所封諸洲蘆菰
可開以利民

逸禮曰天子之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 史記曰天下和平著莖長一丈其聚生百莖共根今世取著八十莖長八尺即難得矣得六十莖長八尺即可用 洪範五行曰著之言為著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亦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 淮南子曰上有叢著下有伏龜 **詩** 梁范筠詠著詩曰數竒不可偶性直誰能綺積蔡伏靈異祥雲降温腴 **賦** 晉傅玄著賦曰春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極形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唯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棄原野之蕭條升雲階而內御運茲莖於掌握又象形而星布信鈞深而致遠實開物而成霧

茗

爾雅曰檟苦茶 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 吳志曰孫皓每饗是坐席無能否每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飲酒不迴二升初見禮異密賜茶

茗以當酒

吳興記曰烏程縣西有温山出御茶

續搜神記曰晉孝武

帝世宣城人秦精嘗入戈止昌山中探茗忽見一人身長一丈通體皆毛精見之大怖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大叢茗處放之便去須臾復來乃探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 異苑曰剡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兒為居宅中先有古冢每日作茗搏輒先以著墳上二子患之曰古墓何知徒以勞意欲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即夢見一人自設汶來三百餘年謬蒙惠澤賢二子恒欲見毀相賴保護雖潜壤與朽骨敢忘翳桑之報明日晨興於外屋得錢十萬似久埋者而貫皆新提還告其兒並有慙色自是設饌愈謹 **賦** 晉杜育葬賤曰靈山惟嶽竒產所鍾厥生莽草彌谷被崗承豐壤之滋潤受甘靈之霄降月惟初秋農功少休結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則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澤陶簡出自東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劉惟茲初成沫沉華浮煥如積雪曄若春敷

茅

爾雅曰藪杜茅也

說文曰菅茅也

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彙注

茅一名茹子 又曰藉用白茅無咎 天官甸師祭祀供蕭茅 禹貢曰
荊州包匭菁茅 毛詩曰白茅菅兮白茅束兮 又曰野有死麕白茅苞
之 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左傳曰齊侯伐楚謂楚曰爾貢苞茅不
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典錄曰孟王伐般微子啓肉袒面縛
牽羊把茅膝行而前 六韜曰呂尚坐茅而漁 尹文子曰堯為天子土
階三尺茅茨不翦 尸子曰般湯救旱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牲
莊子曰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離騷曰索靈茅以
蓬蓽 又曰蘭芷變而不芬兮荃蕙化而為茅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
桓公云古之封禪江淮間一茅三節所以為藉也 吳錄地理志曰桂陽
郴縣有菁茅可染布零陵有香茅任土貢之 沈約宋書曰有三脊茅生
石頭西岸江夏王義恭累表勸封禪上甚悅 詩 梁簡文帝香茅詩曰銅
律與鳴琴俱稱類君子豈若江淮間發葉超衆美珍同自牧歸茅因彙征
起豈獨邁秦蘅方知茂沅芷 梁定襄侯蕭祗詠香茅詩曰鷓鴣芳不歇
霜繁綠更滋擢本同三春流芳有四時麤根縮酒易結解舞鸞遲終當人

楚貢豈羨詠陳詩

蓬

毛詩曰彼茁者蓬 又曰首如飛蓬 燕成賸蕪蕪風威孤蓬自振驚沙
坐飛 列子曰見百歲 鬪髀拳蓬而指之 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禮曰桑弧蓬矢 莊子曰斥鷃翱翔蓬蒿之間 古詩轉蓬離本根飄之
畏長風 又曰孤蓬轉霜根 離騷蓬艾親人御于茅兮 魯哀公失國
走齊公問焉曰子之年甚少矣道至于此乎吾少之時多愛我者吾體不
親人多諫者吾忘不能用是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人 諂諛甚衆譬之猶
秋蓬也孤其根本密其枝葉 尚書大傳曰子夏作壞室編蓬戶彈琴瑟
其中以歌先王之風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知為車 三輔決錄曰張
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 魏曹植
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回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
路安可窮類此流宕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微藿常不充夫去莫復

道沉憂令人老 晉司馬彪詩曰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
飄飄隨風轉長飈臺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故林邈然無由反

艾

爾雅曰艾水臺也 毛詩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莊子曰越
王子搜逃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
以艾 崔寔月令曰三月可採艾 博物志削冰至圓以向日以艾於後
承其影得火 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楚辭曰蕭艾於篋筥謂
蕙芷而不香 離騷曰扈服艾以盈腰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又曰何昔
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艾 漢武內傳西王母神仙次藥有靈叢艾 賦
孔璠之艾賦曰良藥弗 達妙針莫宣奇艾急病靡身挺煙治匪君臣得用
神火振淹固於爛氣絕 息乎無假淳建枝而招崇鉗椒檮而貽禍伊茲艾
之淑粹仍索質於中野 嗟乎貞灰與邪燼送御芳煙與苦蘭競薰是以艾
正而賤蘭妖而珍故言 堯則桀對舉蘭則艾因 贊 孔璠之艾贊曰論藹
靈艾蔚彼脩坂混區群 卉理深用遠

藤

爾雅曰諸慮山 隰今江東呼隰為藤 廣雅曰藹藤也 毛詩曰南有柰木
葛藹藹之 山海經曰卑山其上多 隰今狸豆 南方草物狀曰浮沉藤生
子大如壑甌正月華色仍連著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吐
九真含蘭子藤生緣樹木正二月花色四五月 熟實如梨赤如雄雞冠取
生食之味淡泊出交趾合浦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
熟子大如羹甌俚民煮食其味甜酢出蒼梧菽藤生金封山俚人往往賣
之其色正赤出興古 裴氏廣州記曰土人伐船為業隨樹所在就以成
槽皆去水難遠動有數里山生草名為膏藤津汁軟滑無物能比以此導
地牽之如流亦五六丈船數人便運 臨海異物志曰鍾藤附樹作根軟
弱須緣樹而作藤既纏裹樹便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藤盛成樹若木
自然大者或至十圍 又曰菽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為杖茂以縛船及
以為席勝於竹也 王歆如興記曰晉中朝有質子將歸忽有人寄其書
告曰吾家在觀亭亭廟石間有懸藤君至叩藤家人自出歸者如其言果

有二人出水取書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見屋舍甚麗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顧微廣州記曰菽藤如拼間葉疎破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筆管竹類有十許種續遊草藤也一曰諾藤二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更生根至地永不死 異苑曰永陽縣有山壁立千仞岩上有石室路右名為神農窟窟前百藥叢茂莫不畢備又別有異藤花形似菱菜朝紫中綠晡黃暮青夜赤五色迭耀 梁簡文帝詠藤詩曰纖條寄喬木弱影掣風斜標春抽曉翠出霧挂懸花

菜蔬

毛詩曰其藪維何惟筍及蒲 又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 爾雅曰菜謂之蔬不熟曰饅 周禮春官曰春入學舍米合舞 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蓄菜 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孔叢子曰菜謂之蔬 莊子曰顏回不如葷三月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壽木之華赤木之葉餘裕之南有菜名嘉樹其色若碧 漢書西域傳曰罽賓地

溫和冬食生菜 魏志曰倭國地溫和冬夏食生菜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 王充論衡曰董仲舒讀春秋三年不窺園菜 孝子傳曰洛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過者公補屨不取其直天神化為童生問公何不種菜曰無種即遺數升公種之化為白璧餘皆為錢公得以娶媼矣夫有汗豬之宮雖有美菜有義之士不食 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文選野有菜蔬之色 儀禮曰婚禮舅姑既反則媼三月乃奠菜蔬蓋用待告 漢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猶其宮室以為汗池名曰凶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菜之美者具區之菁 范宣挑菜傷指大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故啼 蜀都賦五肉生菜勝掩腥臊 廣州先賢傳丁密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種菜果不食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賁瓦榼酒七子櫻櫻多菜而無他味亦有世間常菜輒有三種色或丹或紫一物與海蛤相象并有非時菜碩云食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饑 梁皇太子謝勅賚河南菜啓曰海水無波來因九譯周原澤洽味備白羞堯韭未儔姬歎非喻又謝勅賚大菘啓田曰吳愧

千里之萼蜀慙七菜之賦是知泮宮採苑空入魯詩流久烹葵徒傳函曲

說文曰葵菜也 七啓曰芳孤精澤霜蓄霜葵文選青青園中葵凝露待

日晞 又言譬如後園葵有葉待秋霜 又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函風曰七月烹葵及菽 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

足莊子居亂不能危師曠古曰黃帝問師曠曰欲知牛馬貴賤秋葵下小

葵生牛馬貴大葵不蟲牛馬賤 史記曰公儀休為魯相食葵而美拔其

園葵棄之 韓詩外傳曰魯監門女嬰相從續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

以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奔於魯馬佚食吾園葵是歲亡

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相及也 烈女傳曰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嬭曰

欲嫁乎曰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嬭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

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 列仙傳曰丁次都

不知何許人為遼東丁氏作人丁氏常使買葵冬得生葵問何得此葵云

從目南買來 異苑曰符堅將欲南師夢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若征

軍遠出難為將也 博物志曰陳葵子微妙令爆吒散著熟地中過踏之

朝種暮生遠不過宿 杜齊彭城王攸在郡王氏種葵三畝被人盜之王

密令書葵華明日市看之遂得偷者 詩 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

結友莫羞貧羞貧友不成 晉陸機園葵詩曰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靈露垂鮮澤朗日輝其暉時逝和風戢歲暮傷

飈飛曾露無溫夜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陰素蕤豐條茲春感落

葉後秋衰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又詩曰翩翩晚彫葵孤生寄北蕃

被蒙覆露重微軀後時殘底足同一智生理各萬端不若閨道易但傷知

命難

爾雅曰荻葦大薺似薺葉細又曰薺薺實 說文曰薺草可食也 毛詩曰誰

謂荼苦其甘如薺 禮記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齊亭歷之屬也淮南子曰薺麥冬

生而夏死 抱朴子曰薺麥大棘仲夏而枯 賦 夏侯湛賦曰寒冬之日

余登平城跬步北園觀衆草之萎悴覽林菓之零殘悲纖條之搞摧斂枯

九卷卷之二

葉之飄殫見芳薺之時生被畦疇而獨繁鑽重冰而挺茂蒙嚴霜以發鮮
舍盛陽而弗萌在太陰而斯育永安性於猛寒恙無寧乎煖燠齊精氣於
款東均貞固乎松竹 齊卞伯玉薺賦曰終風掃於暮節霜露交於杪秋
有萋萋之綠薺方滋繁於中丘

葱

禮記曰凡進食之禮葱漑處末 又曰膾春用葱脂用葱為君子擇葱薺
如絕其本末 爾雅荅山葱細莖大葉 劉向別傳曰都尉有種葱書曹
公既與先生言細人覘之見其拔葱 莊子曰徐無鬼見武侯曰先生居
山林歇葱薺今老欲甘酒肉之味耶 又曰春月飲酒加葱以通五臟
春秋元命包曰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龍悉着行人拔取者悉絕若精神
而求即不援自出奇異辛香 漢書龔遂勸民令人一口種五十本葱一
畦韭百本薺 西河舊事曰葱嶺在燉煌西八十里其山高上生葱故
曰葱嶺 列仙傳曰阮丘蛆山上種葱百餘年乃去 晉令曰居洛陽內
園菜欲課以當者耳其引長流灌紫葱下各三畝 東觀漢記曰孔奮字

君魚為姑藏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藏長居數月輒致資產奮在姑臧四
年財物不增唯老母妻子但菜食或謂奮曰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 漢
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人上藥有玄都綺葱 邵信臣曰臣大官種冬葱
生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也

藜

爾雅曰藜虞藜虞澤藜也詩曰予又集于藜言辛苦也離騷曰藜蟲不能從乎葵菜

吳氏本草曰藜實一名天藜一名野藜一名澤藜 禮記曰鶉雞羹鴛鴦

如藜 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藜篇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

怨非一旦也苦思勞心夜以接日卧則切之以藜 魏文子曰藜蟲在藜

則生在芥則死非藜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 古詩曰蘇藜出浦渠

漢孔減蓼蟲賦曰季夏既望暑注涼還逍遙諷誦遂居東園周旋覽觀

乎南蕃觀茲蓼紛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厲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群

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寤物託事推况乎人幼長斯藜莫或知辛膏梁之

子豈曰不云苟非德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

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三

寶玉部上 寶 金 銀 玉 珪

寶

爾雅曰琛寶也美寶禮記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卿失位去

朝夫子曰如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

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

府也 又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

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公羊傳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曰盜竊寶玉

大弓 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河宗云天子

崑崙之山丘春山之寶玉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

野先王為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

刀布為下幣 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威王問曰王亦有寶乎

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

華脫山

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瑕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類絲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謝承漢書曰鄒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晉安帝紀曰桓玄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于手 地鏡圖曰凡觀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溫音湯其美者謂之鏐音留尚書洪範五行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孔安國國金可改與辛字金氣也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晏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 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三物台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又曰四夷貢服則金勝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魯運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爲魯運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壺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祇賜金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憂金也但辭痛耳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於驪山以黃金爲鳧鴈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片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璧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不受何也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

者季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 列
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請見之賜金壁數千萬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官
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
有金願與夫人婦笑曰嘻夫採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
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
帝泰山見金宜更黃金為麟趾褭蹄以協瑞焉 獲白麟有瑞故鑄金如麟
馬以協嘉祉也古有駮馬
名腰裏赤喙黑身 又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又曰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
歸者誤持同舍郎金王覺亡意不疑不疑謝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來而
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慙 又曰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
教子一經 又曰踈廣徙為太傅頃之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俱
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
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鑑為名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生

遍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

貯之 續漢書曰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荊州舉茂才王密

密時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

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四

死則賣以殯歛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

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

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漢書曰王陽好

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

俗傳云王陽能作黃金 邠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

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鬪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

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
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手所杖

劔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劔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却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蜂蠆耳今攀以去而尚拘閉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為毒螫必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別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英雄記曰董卓塢有金二三萬斤 益部耆舊傳曰王仲諸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仲云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絕仲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太度亭長到亭曰有大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見曰真盜矣仲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賣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沉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為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著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炤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罄窮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甌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上焉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十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也老人得食熹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塊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埋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異物志曰狼臙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嗅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為之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筭計人見一金牛形甚瑰壯以金為鑲絆 又曰巴丘縣自金崗以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鑲引之遂滿一船

有金牛出聲奔壯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鑿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闕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銀

爾雅曰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遼史記封禪書曰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漢書曰益州醴町山出銀賁古亦出銀 又曰無雷國出銀 又曰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為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石不生草木 列傳異曰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歛餘銀以坑之素書生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智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 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 南越志

曰遂成縣任山有銀大銀山 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此是也山有葱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全又曰白銀見為雄雞贊晉郭璞金銀贊曰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玉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霍山之珠玉焉 又曰瓊美玉也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廣志曰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餘瑜玉玄玉水蒼玉皆佩用 尚書曰惟辟玉食 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之玉榮而投鍾山之陰陽瑾瑜之玉潤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景周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周官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 又曰執玉爵者不揮 又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耶子曰昔君

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 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紫玉見於深山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寶玉萬四千佩有八萬尚書中候曰文王至磻谿呂尚釣王趨稱曰望公七年今見光景答曰望釣得王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揅揅相也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有玉英英華也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典用觀天子寶器玉果石似美玉可謂玉果 璿珠燭銀黃金之膏五玉膏皆有精也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脩黑水至于群玉之山四徹中繩皆正也 先王之所謂策府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切泥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尹文子曰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土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召玉工望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又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 紀年曰桀伐珉山珉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斷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呂氏春秋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蒼璧石多玉少珠玉圖曰璣碎珠 戰國策曰周有砥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又曰蘇秦謂楚王曰楚國食貴於玉新貴於桂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苕華之玉 春秋繁露曰公侯費用玉玉潤而不汗至清潔也故君子比之於玉玉有瑕穢必見於外

故君子不隱所短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
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淮南子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
者有玉圓陽也珠陰中之陽也方陰也又曰崑崙山中有曾城九重上有
珠樹玉樹 又曰琬琰之玉在污泥之中雖廉者釋 又曰譬若鍾山崑
崙之玉炊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 又曰白玉不雕
美珠不文質有餘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王杯是百王之精明
夜照夕以杯於庭中比明旦而水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 鹽
鐵論曰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鵲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
玉 漢書曰宣帝幸河東鳳皇集得玉寶乃起萬壽宮 漢武故事曰上
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為之空其
中如小鈴鎗鎗有聲 琴操曰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懷王使樂正
子占之言玉石以為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
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
而哭晝夜不止涕盡續之以血荆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

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
經荆山精氣鬱決谷巖巖中有神寶灼明明空采玉難為功於何獻之楚
先王遇王闇昧信讒言斷截兩足 離余身悅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
墨同空山歔歔涕龍鍾天鑿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汝進寶得刑足
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
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玉杖 又曰素
逢為三老賜玉杖 魏略曰大秦國出五色玉 魏書曰文帝甄皇后光
和中生每寢寐家中髮髯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安士傳曰
劉禎嘗預魏文帝坐見甄后不伏武帝大怒收付作部使摩后武帝常輦
至尚方觀作者見禎禎摩石不仰帝問曰石何如禎因得喻已自理跪對
曰石出自荆山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和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加文
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赦禎
後署吏 胡琮別傳曰吳時掘地得銅匣以琉璃為蓋布雲母於其上開
之得白玉如意大皇帝以問琮對曰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

物以當王土之氣此抑是乎 神仙傳曰沈羲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 搜神記曰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又語云後當得以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石北平徐氏女甚有行人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爲狂乃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涼州記曰呂慕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陵得白玉樽玉簫玉笛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鎮鄴游常山天時大雪融液不積掘得玉馬 又曰弘農楊子陽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狨長可尺許屋棟間仍自漏秫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倍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白澤圖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戴燭入石石中有玉也 **詩** 晉司

馬彪詩曰玉出閩風側珠生南海濱奕奕不周陔蘇桂楊其芬 **賦** 晉傅咸玉賦曰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實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爲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荆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爲石獨見知於卞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爲有國之偉寶禮神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已知已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旣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刑趾 **贊** 晉庾肅之王贊曰圓璧月鏡瓊琳星羅結秀藍田輝真荆和玄珪特達瑜不掩瑕質鮮器潤流映滂沱 郭璞瑾瑜玉贊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采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珪

說文曰玠大珪也珽大珪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爾雅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玠 白虎通曰珪以爲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於見故以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珪也上銳陽也下方

陰也 山海經曰滄山之神祠之白圭 易曰告公用圭 尚書禹貢曰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玄天色禹功聞於四海 周官曰以王作六瑞以等

邦國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

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大圭長三尺赤杼上終 公執桓圭

葵首鎮圭長赤有二十寸謂安鎮四方以四鎮之山為琢飾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日相宮室 皆三采三就 象

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義取安養

以人形為琢飾義取其慎 女執琬圭 義取安養

或以穀或蒲文為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謂於中央為璧圭著四面一

塚飾璧皆徑五寸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青圭禮東方穀圭天子以娉女 穀善也其

圭未四 圭 出故也 出故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青圭禮東方穀圭天子以娉女 娉善也其

徵琬圭以治德結好琰圭以易行除慝 伐誅討之象 土圭以致四時 以度

日長 五寸 瑑圭以規聘牙璋以起軍治兵 若今以銅 禮記曰諸侯以龜為寶以

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 又曰禮有以素為貴者大圭不瑑 大圭長三

葵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 左傳曰鄭駟帶伐伯有伯有死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

八月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而用珪質于河已復歸 又曰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之人南 不佞敬王

温丘助敬王 拘得玉者取其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 論語曰執圭鞠

躬如也如不勝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 如人蓬髮 乃執白珪玄

璧以見西王母 墨子曰由一徒狹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

於蚌蜃 莊子曰楚昭王延屠羊以三珪之位 諸侯上卿 楚詞曰接徑千

里出若雲 言楚國境界任路交接萬千餘里 三珪重侯 三圭公 聽類神察

篤友隱孤寡存 言三圭也君不但知賢愚之類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七年

玉珪出弘農華陰 **贊** 晉郭璞珪贊曰玉作五瑞辯章有國君子鳴佩亦

以表德永觀厥祭時惟文則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四

寶部下 璧 珠 貝 馬瑙 瑠璃 車渠 瑇瑁 銅

璧

白虎通曰方中圓外曰璧璧之為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 爾雅曰

璧大六寸謂之瑄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尚

書中侯曰堯沉璧於河 周官禮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蒼璧禮天

左傳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又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 又曰初衛莊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

呂姜髡既出奔而入焉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已氏曰殺汝璧其焉往

遂殺之而取其璧 又曰秋楚子圍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

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縗經士輿擗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禱也又曰初楚恭王無冢適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群望而祈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

稷乃遍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使

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珪璧以見之 莊子曰孔子問子
桑雩曰吾見逐於魯伐樹於宋親交益踈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與
假國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窮相棄也天屬者迫
窮相收也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呂氏春秋曰魯邾成子聘
於晉過衛右宰穀臣觴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成子曰觴我以酒懼
我也陳樂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昔衛三十里
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共
子長而反其璧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使謂淳于髡曰弊邑有寶璧二
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請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也伐之名醜而實危
齊王乃止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問髡曰先生有諸乎曰有之伐魏
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臣於王何損百姓無被兵
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 又曰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
遣使車百乘獻夜光之璧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問

下意儀掠筓不服儀謂妻曰視吾舌存不妻曰存曰足矣 又曰虞卿
僑檐簪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又曰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召見藺相如遂遣奉璧
西入秦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
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
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為戲弄無償趙王城色故臣復
取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舍相
如廣成傳相如使人從他道以璧還趙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金
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為相莊子固辭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
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園中亥瞋目視之
皆裂血出濺猛獸猛獸終不敢動 漢書曰沛公見項羽鴻門步從間道
走去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咎過之脫身去
間至軍矣脫身逃還其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 東觀漢記曰驃騎將軍東平王
蒼辟朱暉為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吏

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遙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數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授暉暉授令使主簿遠白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蘭相如續漢書曰大秦國有夜光璧鍾離意傳曰意爲魯相省視孔子授堂男子張伯剡草階下土中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曰甕中素書文曰後世脩吾書董仲舒壁有七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之伯叩頭出之物理論曰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爲價抱朴子曰安期生賣藥海邊始皇異之賜以金璧直數千萬安期生去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爲報留書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又曰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捐金於山虞舜之承禪也抵璧於谷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過則玉壁見戴延之西征記曰宋公諮議叅軍王智先停相谷遺騎送道人惠義疏云有金璧之瑞公遣迎取軍進次于嶠東金璧至脩壇拜受之又云冀州博陵郡王次寺道人法稱告其弟子普嚴曰高高皇帝語吾言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金一餅與之壁數是劉氏十世之數也惠義以義熙十三年入嵩高山即得璧金獻焉表魏陳王

曹植獻璧表曰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弊璧爲元貢梁范筠謝示璧表曰非郊裡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與圓水之符已集絳玉女珪未足云璧檄梁吳筠檄江神責周穆王璧曰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存歷千春念茲文壁故問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壁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疊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八孫躡波而長呼子羽濟川而怒目飲飛舞劒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平閩漢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鈞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焦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埽按驪龍取其領下之珠擲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成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珠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廣志曰莫難珠

其色黃生東夷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有至
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尚書曰

淮夷蠙珠泊魚淮夷二木出 大戴禮曰川生珠而岸不枯 穆天子傳曰

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之藪方三十里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金之基

連以珠良玉之句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

足晏子曰古者聖人制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

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遺其玄珠使智

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也使契溝索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

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又河上有人家貧窮其子没川得

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遭其睡也使而

寤子尚奚微哉 又曰儒以詩禮發家 大儒臚傳曰從上語下 東方作

矣事又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陵之

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髮按其顛 而以金推控其顛徐別其

顛無傷口中珠 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女數百隨珠照日

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 呂氏春秋曰宋桓

司馬有寶珠按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

之魚盡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又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

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櫃薰以

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瑰玉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還其珠可謂善賣櫃不

可謂善鬻珠也 又曰子胥出走遶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

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候憂而釋之 戰國策曰張丑為質

於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人言我有寶

珠也王欲得之我今已亡之矣而王不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

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剗子之腹反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

絕矣境吏恐而放之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又楚王亡其後

而林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於池中而魚為之殫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

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 漢書曰武帝

時使人入海市明月大珠至圍二寸已下 又曰昭帝上官太后被珠襦

清

廢少帝爲昌邑王 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三寸珠乃詣闕上之賜金五百魯元公主私以七白金從仲求之他獻四寸珠而去不知所之 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堂以白玉爲簾璫瑁爲押 漢書曰董偃與母賣珠爲業偃年十三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得幸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嘆曰清平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又曰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其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去婦還 續漢書曰扶風人王孫奮居富而性吝梁異自以馬乘具遺之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五百萬與之異大怒乃告郡縣劾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資財億七千餘萬 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月珠爲日月 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真白珠夫餘出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 蜀志曰宋豫使吳孫權遺豫大珠一斛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 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堂故歷世稱焉 又曰吳王夫差女名王死亡童子韓重至冢前哭祭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冢遺徑寸明珠 又曰有玄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噲衆叅收養療治瘡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叅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叅焉 三秦記曰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釣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素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

非魚之報耶。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躡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裴氏廣州記曰：鯨鯢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幽明錄曰：漢武帝幸河渚，聞絃歌之音，俄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九寸，為帝奏樂飲酒。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上問東方朔，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焉。又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舩人並進，舩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北還，逆舩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蹙過約，勅以真珠一握為信。賦：梁吳筠碎珠賦曰：明珠碎矣于州之隈，視圓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迴，謝驪宮之瑞飾，粉靈蚌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茫昧芳微，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宣珠兮，珠兮不復全。銘：晉江統真珠銘曰：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令生，廉聲以章。

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爾

雅曰：貝居陸，焱在水，蝨音大者，鮓音小者，鮓音積，今之細貝亦

黑色，餘蚘黃白文，音治黃，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是貝，貝則紫貝

蚘，葩博而頰，廣兩頭銳，因太而儉，青小而情，情本，草經曰：貝子一名

貝齒，生東海。山海經曰：陽山濁洛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具。又曰：

陰山漁水中多文具。又曰：邽山濛水多黃貝。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

野有文具，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毛詩義疏曰：貝，鱗龜屬，又有紫貝，其白

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真交趾以為杯

盤寶物也。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江吐大貝。太公六韜曰：商王拘西

伯昌於姜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貝百馮。詩作

楚辭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河伯以魚鱗蓋屋，書龍尚書大

傳曰：文王囚於姜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鹽

鐵論曰：教與民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也。漢書曰：文帝

賜南越王尉他書及衣，他因使者獻紫貝五百。又曰：王莽時八貝四十

八分已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牡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五十
公貝二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
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為貨 廣州
志曰凡有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賈質易萬震
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傳大貝文貝也交州素質紫飾文若羅
珠不磨而瑩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靡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衷
南方記曰班貝羸大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之得五寸在於海邊捕魚時
時有得之者大貝出諸薄巨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
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南州異物志
曰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瑩而光
色煥爛 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海河水產
必究仲學仙於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為會稽大
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
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也

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異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
氣郭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
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
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鼃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駁
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
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瘡黑鼻無皮是也
矚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
內殼赤絡是也管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
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
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贊** 晉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為貨
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馬瑙

廣雅曰馬瑙石次玉 廣志曰馬瑙出西南諸國 玄中記曰馬瑙出月
氏國 魏略曰大秦國多馬瑙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盜發張駿陵

得馬瑙鍾榼**賦**魏文帝馬瑙勒賦曰馬瑙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是剖是鑄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爲圓沉光內照浮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圖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芻華勒用成駢居別趾煥若羅星魏王粲馬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惣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馬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阜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駉驥之儀則

瑠璃

廣雅曰瑠璃珠也集韻曰瑠璃火齊珠也廣志曰瑠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日南諸國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瑠璃宮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種瑠璃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諸葛恢集詔荅恢令致瑠璃枕一南州異物志曰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

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之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世說曰滿奮畏風在武帝瑠璃窓內坐實密以踈奮有疑帝問之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又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盤悉用琉璃器又曰王敦尚主至石崇舍如廁畢婢擎金盥盤盛水瑠璃枕盛盥豆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乾飯賦晉潘尼瑠璃枕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闕燭龍覲王母訪仙童取瑠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玄儀以取象在三星以定容光映日曜圓盛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燭旁燭表裏相形疑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勵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

車渠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廣志曰車渠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玄中記曰車渠出天竺國蘇子曰車渠馬瑙出於荒外今異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賦魏文帝車渠枕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縵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一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枕之獨靈苞華

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王粲車渠椀賦曰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於山岳含陰陽之淑真飛輕縹與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脩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瑇瑁

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玳瑁爲獻 史記曰趙使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劍器悉飾以瑇瑁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瑇瑁釵 高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瑇瑁梳一枚 南州異物志曰瑇瑁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如蘆蔭背上有鱗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欲以作器則煮之因以刀截任意所作冷乃以梟魚皮錯治之後以枯條木菜瑩之乃有光耀 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離耳後瑇瑁釵 晉潘尼瑇瑁椀賦曰有瑇瑁之奇寶亦同旅於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掉尾於泥中隨陰陽以潛

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逢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踰嶺千億挺璞荒巒擣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煥葩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靡對文不煩於錯鏤采不假乎藻績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後漢班固與竇憲牋曰明將軍賜固瑇瑁簪

銅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左傳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爲兵使鑄三鍾 越絕書曰鄞山破而出錫若耶澗而出銅歐冶因爲純鈞之劍 史記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重各千斤 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又曰吳有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人亡命者盜鑄錢以故土賦而國用饒 又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官通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 華

嶠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鈎盾令宋典經滄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
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雲臺殿殿前又
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魏略曰明帝徙長安謂鍾簾駱馳銅人承露盤折銅人不可致留住往霸
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摸居關中鑄環銅人鑪簾爲金
器以易穀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
鑄銅屋 **贊** 晉郭璞亦銅贊曰是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
尸子所歎驗之汲宰 **表** 梁沈約爲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
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圖法漢世幾厝資於賞朽名
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苑隨其方府西京斷其部內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五

百穀部 穀 禾 稻 秈 黍 粟 豆 麻 麥

布帛部 素 錦 絹 綾 羅 布

穀

爾雅曰中有岱岳五穀 魚鹽生焉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 言太山有魚鹽

穀不成荐 周官曰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宜種麥青州宜稻麥兗州宜三種

雍州宜黍稷幽州三種 冀州宜黍稷并州宜五種 五種黍稷菽麥 太宰九

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黍稷麻大小麥 禮記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 謂以上辛郊天也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又曰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黍稷

之屬於命百官始收斂 候秋氣始收斂穀 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噉二穀不升曰饑

三穀不升曰饑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

榭不塗有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

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饑五

穀不熟謂之大侵則大夫以下損祿五分之一旱則二凶則三餽則四飢
大侵則盡祿廩食而已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
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
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京房易逆刺曰天雨穀歲大
熟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旋生麻菽尤盛 又曰欲征匈奴

與竇固等議皆以為塞外草美馬可不須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
言當與穀事具馬篇論衡曰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視穀形若粢而黑
此夷狄地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風與之俱飛

風衰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穀也 風俗通曰牛乃耕農之本百姓
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建武之初軍役亟動牛亦損耗農業頗
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穀彌望野藪一被山

曹瞞傳曰太祖嘗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以小斛量之太
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斯衆太祖謂主者特當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
解乃取問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者魯哀公

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
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
此為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

千斛一赦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赦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
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親舊也 江表傳曰諸葛
亮聞恪伐徐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王糧穀根穀軍

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 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
為吳郡吳人飢荒攸輒出臺倉賑之被劾輒出穀攸歎曰善不可為也
幽明錄曰琅琊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假乞自給穀在

園中計日月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者故謂是家中相竊盜故復封檢題
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至巷口見數人擔穀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
不答云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糶穀主人云告乞充口云何糶之

客云吾向來逢見人擔穀出為是何事主人兄弟相視竊自疑怪人看封

題儼然如故試開圖量視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非人為之也 **謳** 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減膳以服鯨獨和氣致祥時雨滲漉野草萌變化成嘉穀 **啓** 梁元帝上穀充軍糧啓曰臣聞金城千仞必資守粟革車千乘其在饋實願武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奉辭受脈揜擊獸於貙虎賈逵渠水雖曰難蹤梁習勸農竊知自勉

禾

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山海經曰崑崙墟上有木禾禾長五尋 禾類 尚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畝離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共為一穗 左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成周之禾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者北里之禾所以為盛地 北里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而不能使禾冬生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一莖九穗 事具帝 又曰淳于恭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盜去乃起 事具人 續漢書

曰承宮琅耶人也常在蒙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 事具人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 安帝延光二年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吳志曰赤烏七年宛陵言嘉禾生 又曰會稽言嘉禾生改年為嘉禾 晉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元帝世嘉禾三生其莖七穗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丘人見者世以田作為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先即便更穫盈倉於此遂巨富 夢書曰禾稼為財田之所出夢見禾稼言財氣生 **謳** 魏陳王曹植魏德論謳曰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 植魏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 **贊** 宋孝武帝清暑殿亮嘉禾贊曰維殷粵周有穗表禎祥乎合矣超瑞高亮非原非澤乃瑞乃靈庶藉天貺廣茲化清

稻

爾雅曰秣稻也 說文曰稻秣也 廣雅曰稻穗謂之禾 廣志曰有紫芒稻亦穡稻 白米稻南方有蟬鳴稻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吳志曰鍾離

牧山陰人少居水與自墾田種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取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民 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趾稗草花為稻 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稻者香助收之盜者慙送以還香香不受 **贊** 晉湛方生庭前植稻苗贊曰荷荷嘉苗離離階側弱菜繁蔚圓朱踈植清流津根輕露濯色

秈

說文曰秈稻屬也 廣雅曰秈秈也 廣志曰稷有烏秈黑橫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秈米稷芬婚禮之珍 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唯長沙名有好米何時此新成稷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表准觀殊俗曰河內青稻新成白稷 **啓** 梁庾肩吾謝賞粳米啓曰出梁國租兼水陸之殊品伊尹說而不至石崇豪所禾及過處嘿之得賓同朗之舉著長河可塞上德無訕 又謝湘東王粳米啓曰味重新城香踰滂水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為山疑馬援之西至不待候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遼倉之重滿前恩未遠次渥仍流墨翟假以故書裴楷慙其國賜 又蒼湘東王粳

粳米啓曰竊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踈賤時澤必取豐年杯斛瀉珠嘉聞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

黍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稗二米 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也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 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又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耔耘苗薿 又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 秬黑黍 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鈔有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菜之 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

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先桃之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菓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是侵上忽下也 史記封禪書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鄒王黍所以為盛 鄒山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而宜

黍 東觀漢記曰承官將妻子入山半蓋蒙陰山谷耕種禾黍和篇古今注
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
四實生任城得粟三升八升以薦宗廟賦晉稽含孤黍賦曰余慎終屋
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濕遭雨之潤宿昔牙蘖滋茂甚速塗燥根淺
忽然萎殞深感此黍不韜種以待時貪榮棄本寄身非所自取彫枯不亦
宜乎

粟

爾雅曰薺赤苗苞白苗薺赤梁粟也又曰粢稷今江東呼粟為粢說文曰
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作陶冶斤斧破木為柶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菓蔬之實 左
傳曰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八鍾 又曰冬
晉荐饑乞糶于秦秦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論
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子華孔子弟子公西赤
也請益曰與之庾庾六斛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

急不繼富非井有與之太多 又曰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讓不子曰無以與
爾鄰里鄉黨乎無止其辭 雜書說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 六韜曰
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戢民事具帝 晏子曰北郭騷見晏子託
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騷辭金受粟 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
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稟受五行
五變乃成可食 孔叢子公儀日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
束脩子思曰為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
義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至及困乏將絕先
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燕非
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之矣 又曰季相子以粟十鍾餼夫子受而
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
子曰吾受而不辭為季孫之惠受不為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莊
子曰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
周忿然曰若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事具人商君書曰金一兩生

境内粟一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内金一兩死於境外因好
生金於境内則金粟兩死府庫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内金粟兩生倉府
兩實國強 呂氏春秋曰飯美者不周之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聞西伯
善養老往歸焉值武王東伐紂即馬諫左右欲刃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又
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桀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
粟楚漢相距榮陽民不得耕種米至貴已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
富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
可食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無敢以粟於是倉無
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以請曰秕食鳧鴈為無費也今求秕
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爾知
也夫百姓餉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墮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上食
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小計而不知大害 新序漢書曰東方朔曰侏
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

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 又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

始視鳥跡之文而造書者也有書契則作偽萌生則去本 說苑曰高平
趣未棄耕作之業而務雖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

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

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

待吾南見河堤之君夫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為命在須更及須決淮之

水此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臣請君貸粟乃須租收

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之墓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

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

小豆小者如麻子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為雨粟 桂陽先賢書

贊曰成丁桀人能達鳥鳴為郡主簿與眾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輦

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眾人遣視信然 益部耆舊又載 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

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夫穀帛實天下之命衛尉

前上蠶法今上農事人所忽略衛尉勤之可謂忠國憂民之至 **書** 漢鼂

受

錯上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
取有餘以給寒下之食則富人有爵而貧民損益於征賦矣此以有餘補
不足而貧富之民各得其願也

豆

物理論曰菽者眾豆之惣名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

二七麻子家人頭少許髮合麻子豆著井中祝勅井吏其家竟年不遭傷

寒辟五温鬼 管子曰相公比伐山戎以戎菽遍布於天下 事具武部 征詩篇

鷓冠子曰爾菜蔽目不見太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 事具天部 雷篇 史記曰棄為

兒時好種樹麻菽麥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母

過仲叔共啜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劉平嘗為餓賊所劫叩頭曰老母飢

少氣力待平為命願得還飯食母馳來就死涕泣發於肝膽賊即遣去乃

撫三升豆以謝賊恩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陽雨豆 吳志曰趙

達善筭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知其數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樞

制邊垂潛使人問霍原原不答浚既銜之有遼東內從三百餘人依山為

賊意欲劫原為王亦未能行時有諺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豆者為

雀浚遂害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鄴中記曰石勒諱胡胡物改名

名胡餅曰麻餅胡綏曰香綏胡豆曰國豆 笑林曰有人弔喪并欲賈物

助之間人可與何等物人答曰錢布穀帛任卿所有耳因賈大豆一斛相

與孝子哭喚奈何已以為問豆答曰可作飯孝子哭復喚窮已曰適得便

窮自當更送一斛 雜五行書曰常以正月曰亦用月米以麻子七枚赤

豆二七枚著井中辟温病甚神效 與龍魚河圖語 小異故重取 賦張翰豆羹賦曰乃

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英是刈是穰充簞盈篋香饌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

杯下咽三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匱之厄固不綴惟追念昔日啜菽末

麻

爾雅曰臬麻臠臬實 麻子也 臠字麻母 直麻子也 廣雅曰臠麻也 毛詩曰

丘中有麻 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又曰麻麥悞悞 悞悞也 禮記曰

仲秋之月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廟 麻新 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友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
煩耳受而不食 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賁** 晉郭璞麻賁曰草
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麥

毛詩曰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左傳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 温

也蘇氏邑 又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瓘瓘曰不食新矣 言公不得及六月食新麥也

晉侯欲麥 六月今四月 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瓘云而殺之將食

張如廁陷而卒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

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

出獲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賤不聽俄而齊寇建乎麥季孫

聞之怒使人讓曰民寒耕執芸曾不得食可不哀哉猶可有告而子不聽

非所以也宓子寤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

有發也且單父得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

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赦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賈誼書同

莊子曰儒以禮詩發家小儒日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施

死何含珠爲 韓非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

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

禾油油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

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五穀最重粟麥 東觀漢記曰高

鳳南陽人誦讀書夜不絕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以竿授鳳令護雞受竿誦

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淹流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又曰

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

君爲政樂不可支 事具職官部刺史篇 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太麥枯

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

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

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

然孤爲軍師不可殺謂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

嘗饗蜀使費禕禕停食撻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成稱善焉 博

博

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猶不自信乃削木為麥入市巢之余者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晉中興書曰符健洪弟三弟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示無西意 秦子曰孔文舉為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為勤於母飢哭而見殺者以為形慈而實否 **素** 魏黃觀曰今年麥苗雖好臨熟多雨而悉復偃壞小麥略盡惟穡麥大麥頗得半收耳

素

釋名曰素樛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素衣朱繡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裏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 揚雄答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街卒會者雄常把三十弱翰筆賣油素三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鈔擿次之鈔槩二十七 載於今矣 事具雄文部 東觀漢記曰鄭據守正盡節賜據素六十四由是顯名 班固與弟超書曰今賈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闌登 鹽鉄論曰縞素不能自分其緇墨賢聖不能自

治其亂也 **詩** 古詩曰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 **賦** 漢班婕妤擣素賦曰若乃廣儲懸月暉木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瓊珮之精鳴若乃盼昧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投杳杵叩玫砧擇鸞聲爭鳳音格公虛而調遠挂田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節踈亮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按或蹇舒而長歛侈長袖於妍袂綴牛月於蘭襟長織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計脩路之遐曼恐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筒已緘而更結

錦

說文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萋非文相聯也 彼譖人者亦以太甚 左傳曰狄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成曹歸公乘馬夫人魚軒 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 重錦三十兩者以二丈雙行

故曰兩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居否尹何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入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重於美錦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衣服衣皮毛今則厚歛百姓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則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中官供錦被魏文帝詔群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蛟龍錦五匹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匹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齎重錦千端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績采文俗人見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世說曰石崇錦步鄣四十里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啓梁皇太子謝勅齊魏國啓獻錦等所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梁元帝為江夏王安豐謝東宮齎錦啓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刺可蕩舟秦川書字八體鄴縣登高真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為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又謝東宮齎辟邪子錦白福等啓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為艷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藪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將持比月亂含璧之暉

綃

廣雅曰繁縷鮮支藪綃也華嶠後漢書曰陳寔在鄉間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

投于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縣無復盜竊 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汝貸絹百疋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孔舒元在窮記曰賊來入門時家見在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競取財物不暇復見殺 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疋秋賜二百疋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馭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事具官職部刺史篇 又曰相温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决無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詣主簿習鑿齒曰令受旨自裁乞命為

標揭棺木問其故曰賜絹令僕自絞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或供資糧是聽君去耳星

人喜以言詣温温笑曰君二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趙書曰

石勒參軍周雅為館陶令盜官絹數百疋 下 後每設大會使與兒著

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側中曰本館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曰

政坐耳是故入輩中以為大笑 **表** 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

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

冲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含歡遐邇均抃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

嘉貺猥班庸劣 **啓** 梁沈約謝賜軫調絹等啓曰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

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愈狂道責深東帛

又謝安出門官賜絹綺獨啓曰相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

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為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又謝勅

賜絹葛啓曰素采米華締文霜絮變溽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 梁庾

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清河之珍丘園慙其束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

卷綃遂使鶴靈霄凝輕絺立變鴈風朝急治服成溫 周王褒謝賚綃啓
曰似逐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
棄書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水綾之理也 太公六韜曰夏啟桀紂之時婦
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侍女
服紺綾之袿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魏略曰大秦
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胡綾 符丕答謝一玄書
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疋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繁悉用瑠
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
曰今餉雜色綾千端 晉令曰第六品已不得服今縵綾錦有私織者錄付
尚方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降綾是其所珍可籌
量增賜 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啟曰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
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

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書 梁庾肩吾答餉綾紋書曰潔同
雪霜華踰綺綺長裾可曳無愧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 太山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金
蘭鳳文之羅四十疋 范子曰羅出齊郡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
袖右手提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
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伏秦王
乃奮地而起遂殺軻 淮南子曰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 王孫子
曰隨珠耀日羅衣從風 雍門子說孟嘗君曰今足下下羅惟來清風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婢百餘人皆綾羅袴褶手擎飲食 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懸機巧絲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
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
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衿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
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不以陰切又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

量不鬻於市左傳曰諸侯攻偃陽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陽

人懸布以外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晏子曰景公

謂晏子曰東海中水而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

理天下以黃帝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棗布故水亦蒸棗故華而不實公

曰吾伴問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亦伴對之事具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

者問曰何以爲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熟灌灌可爲莽莽也莽莽長

兒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必少也

妻曰益則子將取妾矣史記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寶布

又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而疾出家婦燻其機又曰貨殖傳曰通邑大

都布千鈞比于乘家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

夜火然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

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汗

以火燒之即清潔也事具烈女傳曰楚江乙母者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

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郢楚都今有入王宮盜者今尹以罪乙請於王而

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

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爲其富貴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

常法常法謂誣罪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柰何對曰昔

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閉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

耳目不明盜賊從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

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

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終然坐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爲過也王

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讓金布曰妾豈

貧貨而干王哉王召江乙而用之漢書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中死時

民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又曰成帝

許皇后上疏曰妾誇衣服糲食又曰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

長四又爲疋華華嶠漢書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

長四又爲疋華華嶠漢書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

長四又爲疋華華嶠漢書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

長四又爲疋華華嶠漢書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

字於布上負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愈卓入市布持矛刺卓兵士趣斬之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使民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布獻之 吳王先賢行狀曰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有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曰是知耻惡知耻則善心將生故與勸為善也 典略曰蘇秦如趙逢其鄰子於易水之上從貸一疋布約償千金鄰子不與 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織緝以為布 聖證論曰梁異時布有垢則洗之於火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絲為絮皮圓當竹剥古綠藤績以為布 燕書曰宋該字宣弘為右長史太祖會群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俗說曰栢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諸葛即自云能走與馬等栢車騎以百疋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栢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

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 賦 一晉殷臣奇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眾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荒服之外國逮大秦以為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禀太陽之純精越常品平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炭中穎發燼隅葉因焰潔翹與炎敷焱榮華寶焚灼萼珠丹輝電近彤炳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爍而不焦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率乃採乃枿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帔服之無斃既垢既汗以焚為濯長之朱鑪載然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 啓 梁劉孝綽謝越布啓曰比納方緇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鳥夷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六

菓部上 李 桃 梅 梨 甘 橘 櫻桃 石榴 柿

李 檉 柰

李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李 爾雅曰休無實李一名趙李毛詩曰投我以

木李報之以瓊玖 又曰何彼穠矣華如棗李 韓詩外傳曰子質仕魏

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朝廷之大夫半邊境之

人亦半今堂之人惡我於君朝廷之士危我於法邊境之人劫我矣簡主

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得採其葉秋得

其刺焉今子所樹非其人也 東方朔占曰朔與弟子俱行朔渴令弟子

叩道邊家門不知室主姓名呼不應朔復往見博勞飛集其家李樹上朔

謂弟子曰主人當姓李名博汝呼當應室中人果有姓李名博出與朔相

見即入取飲與之 魯安生別傳李少君曰鍾山之李大如瓶 神仙傳

曰老子母適到李樹之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樹為我姓

抱朴子曰五原蔡緹入山而還其家人云到崑崙山有玉李形如世間者但光明洞澈而堅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廣志曰車下李車上李又曰麥李細小有溝道有青李馬肝李赤李房陵李放陵李 世說曰王戎年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睹看道邊李樹有子折板諸小兒競走取之惟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安豐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 列子曰師門嘯父弟子食桃李葩 孟子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井上有李增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 傳玄李賦曰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朱變形隨運成 潘岳閑居賦曰房陵朱仲之李 左傳曰齊都露霜李房陵縹李 詩曰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北山有李投我以挑報之以李 西京雜記曰漢武修上林苑羣臣各獻其果樹有合枝李朱李黃李青房李燕李獲李沉朱李浮素李 洞冥記曰琳國去長安九萬里上玉葉李色如碧玉數十歲一熟味酸昔韓衆嘗餌此李因名韓衆李 恒記曰食棗桃李弗致干核 魏文帝與吳

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荆州記房陵有好李 列異傳曰度索君謂南海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載 風土記曰南郡有細李有青皮李 文選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詩 古歌詞曰桃生露井上李生桃樹傍蟲來齧蕊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骨肉還相忘 梁沈約詠李詩曰青玉冠西海碧石彌外區化為中園實北下成路衢色潤房陵縹味奪寒水朱 隋江物詠李詩曰嘉樹春風早春風花落新但見成蹊處幾得正冠人當知露井側復與妖桃隣 賦 晉傅玄李賦曰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未變形隨運成種別類分或朱或黃甘酸得適美踰密房浮采點駁赤者如丹入口流濺逸味難原

桃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桃 本草曰臬棗在樹不落殺百鬼 書曰武王剋商放牛馬於棗林之野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桃始華 毛詩曰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又曰園有棗其實之穠又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又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易通卦驗驚蟄

曰大壯初九桃不花倉庫多火 十洲記曰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三千里曰蟠桃 漢書曰惠帝五年十月桃花 孫卿子曰桃李

舊聚於一時至乃殺 離騷曰斬伐橘柚列樹若 文選曰豔陽桃李節

山亦發紅萼 拾遺記曰嶗嶗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地寒則桃樹

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 西京雜記曰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其

莢霜下花至暑方熟使植園林 又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獻果有

細核桃紫文莢金城桃 歲時記曰桃者五行之精墜伏邪氣制百鬼

鹽鐵論曰桃李之實多者來歲之穰 地志曰有莢花塢桃花綬 典術

曰桃者五木之精也今之作桃符著門上厭邪氣此仙木也 周書曰秦

吏趙凱之私恨告國民吳旦生盜食宗廟御莢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

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常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

人腹以求桃非理也 晏子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

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曰吾再拜噫虎功可以

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龜銜左驂

治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得龜頭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

功不逮子取莢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烈頸而死治曰二子死之

治獨不逮人勿頸而死 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與君遊於果

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忠乎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瑕色衰愛

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啖我以餘莢 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哀公

賜之莢與黍仲尼先飯黍而後敢莢哀公曰黍以雪莢也對曰丘知之矣

夫黍五穀之長而桃為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也 莊子曰插

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戰國

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往見之孟嘗曰人事者吾以知之所未聞者獨

鬼事耳秦曰臣之來固且以鬼事見君矣臣來過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

梗相與語莢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

下淄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園之桃梗

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矣今秦

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如矣孟嘗乃止 史記曰

孫卿子

俱從字

地志十字

堯李不言下自成蹊 淮南萬畢術曰孤堯枝之券令雞夜鳴取孤堯南

三尺折以為券塗以三歲 漢武故事曰東郡獻短人呼東方朔朔至短人

因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歲為子此兒不良也已三過偷之矣後

西王母下出桃七枚母因嗽二以五枚與帝帝留核著前母問曰用此何

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 風俗

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律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

鬼妄禍人則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以臘除夕飾堯人垂葦索畫

虎於門效前事也 山海經曰桃樹屈蟠三千里 列仙傳曰得緩山一

堯雖不能仙亦足以豪事具獸部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碧

桃紫梨 玄中記曰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神

仙傳曰樊夫人與劉剛俱有道術各自言勝中庭有大堯樹夫妻各咒其

一堯便鬪相擊良久所咒堯走出籬外 又曰張陵沛人也弟子趙升就

陵受學陵以七事試之第七試者陵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上有一堯

樹旁生石壁下臨不測去三四大有桃大實陵謂諸弟子曰得此桃者當

告以道要弟子皆流汗無敢視者升曰神人所護何險之有乃從上自嚙

正投堯樹上取桃滿懷而石壁峻峭不能得還乃擲桃樹上二百二枚陵

分桃賜諸弟子餘二枚陵自食一留一以待升陵乃申手引升升忽已還

乃以向一桃與升 又曰高丘公服餌堯膠得仙 晉起居注曰咸和六

年寧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園林堯李等樹 陶潛堯花源記曰晉太康中

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忽逢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華芬暖落

英繽紛漁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見山山有小口髣髴有光便捨船步入

初極狹行四五十步豁然開朗邑室連接雞犬相聞男女被髮怡然並足

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要還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率妻子來此遂與

外隔絕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既出白太守太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

得路 甄異傳曰譙郡夏侯文規亡後見形還家經庭前堯樹邊過曰此

堯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堯君何不畏耶答曰堯東南

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也 世說曰桓玄素輕桓崖桓崖

在京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遂不辯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比為嗤笑云

又蜀中王
上陵山皆得
仙故里語曰
字有

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 鄴中記曰石
虎苑中有勾鼻棗重一斤半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桃七百三十八株白
桃三株侯桃三株 南康記曰南康王山有石桃故老云古有寒桃生於
嶺巔隱淪之士將大取其實因變成石焉 妬記曰武歷陽女嫁阮宣武
絕忌家有一桃樹華葉灼耀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
華 **詩** 梁簡文帝詠初桃詩曰初朶麗新采照地吐其芳枝間留紫鸞葉
裏發輕香飛花入露井交幹拂華堂若映窓前柳懸疑紅粉粧 梁任昉
詠池邊桃詩曰已謝西王苑復揖綏山枝聊逢賞者愛棲趾傍蓮池開紅
春灼灼結實夏離離 **賦** 晉傅玄桃賦曰華落實結與時剛柔既甘且脆
入口消流亦有冬桃冷伴冰霜和神適意咨口所嘗 宋倅輯之園桃賦
曰嗟王母之奇菓特華實兮兼副既陶甄之夏成又凌寒而冬就嗟異殖
兮難枝亦晚枯兮先歲農黃品其味漢帝驚其珍林休反耕之牛宅樹同
惡之神景斃勇於不足彌增罪於甘分雖無言兮成蹊叵充肴於魏君時
令載始周南申章瞻擇有利藥齊惟良魯拂樞以悔荆楚供弧以事王

陳張正見衰桃賦曰巖巖秀峯吐桂榮松獨天朶之灼灼輕擢采於寒蹤
爾迺萬株成錦千林似翼苔畫波文花然樹色發秦源而逸氣飄漢綬而
流芳譬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粧成蹊列逕光崖艷汜間真定之蒼黎
雜房陵之縹李芬芳難歇照曜無儔舒若霞光欲起散似電采將收既而
風落新枝霜飛故葉歎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頌** 梁江淹山桃頌
曰惟園有肴惟山有叢丹葩擎露紫榮繞風引霧如電映煙成虹伊春之
秀迺華之宗

梅

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大戴禮曰夏小正曰五月煮梅爲豆實
毛詩召南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被文王之化標有梅其實七兮 又曰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東方朔傳曰朔門生三人俱行乃見一鳩一生曰
今當得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須臾主
人出酒即安樽於地而覆之訖不得酒乃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
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故知不得飲之 神異經

曰橫公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 語林曰范信能散梅人常

致一斛奩留信食之須臾而盡 伍端休江陵記曰洪亭村下有梅迴村

舊云是梅槐合生成樹是以詔之今音訛謂之梅迴 述異記曰嘉興縣

朱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有一犬來向休之蹲遍視二人遂

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柰汝明年何其家驚

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弟奮戰傷兄官收治並被囚

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母及兄弟皆死 淮南子曰梅以爲百人酸

不足一梅不足爲一人之喻衆能濟 選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

本草曰梅核能益氣不肌上林有雙梅紫梅同心梅麤枝梅疏梅曝乾爲

腊雕韭中又可以含之口香 **詩** 梁簡文帝雪裏覓梅花詩曰絕訝梅花

晚爭來雪裏窺下枝低可見高處遠難知定須還剪綵學作兩三枝 梁

元帝詠梅詩曰梅含今春樹還臨光日池人懷前歲憶化發故年枝 梁

鮑泉詠梅花詩曰可憐階下梅飄蕩逐風迴度簾拂羅幌紫窸落梳臺作

隨纖手去還因插鬢來客心屢看此愁眉歛詎開 梁何遜詠早梅詩曰

免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衛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

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陳陰鏗詠雪裏梅詩曰春近寒雖轉梅

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銷葉開隨足影花多助重條今來漸異

昨向晚判勝朝 陳謝燮早梅詩曰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眾花

後無人別意看 隋江物愬梅花落詩曰臘月正月早驚春眾花未發梅花

新梅花芬芳臨玉臺朝攀晚折還復開滿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

舞金谷萬株連綺蕩梅花隱處隱嬌鶯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菜牽花來並

笑楊柳條青樓上輕梅花色白雪中明橫笛短簫悽復咽誰知栢梁聲不

絕 **賦** 梁簡文帝梅蕊賦曰梅花特早偏能識春或承陽而發金乍雜雪

而被銀標半落而飛空香隨風而遠度挂靡靡之遊絲雜霏霏之晨霧爭

棲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乍開華而傍巘或含影而臨池向王階而結

采拂網戶而佞枝七言表栢梁之詠三軍傳魏武之奇於是重閨佳麗克

婉心閑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遺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春風吹梅畏

落盡賤妾為此歛娥眉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時 陳暄食梅賦曰魏無
林而止渴范留信而前嘗賜一時之名菓遂懷核而矜莊昔詠酸菓之臺
今食酸味之梅眼同曹瞞之見形異韋誕之聞雷曾既咽而思鳩杖悶欲
死而相仙杯非投壺而天笑等主孫而客哈

梨

莊子曰三王五帝之禮義法度不同譬其猶榘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
可於口 神異經曰東方有樹高百丈敷張自轉葉長一丈廣六尺名曰
梨其子徑三尺剖之白如素食之地仙可入水火 漢武內傳曰太上之
藥果有玄光梨 神仙傳曰介象為吳主所徵在武昌連求去不許象言
病帝以美梨一奩賜之象死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其哺時到建業以所
賜梨付守苑吏種之 幽明錄曰成彪兄喪晝哭夜泣兄提二升酒一盤
梨就之引酌相歡彪問略峇彪悲咽問兄今在天上福多苦多又弗應語
然無言瀉餘酒著甌中挈罌而去 曹瞞傳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
殿使工蘇越徙美梨植之根盡血出越白狀王躬自視之以為不祥遂

寢疾

何晏九州論曰安平好棗中山好栗魏郡好杏河內好稻真定好

梨 文士傳曰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

兒法當取小者 尹喜內傳曰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紫梨 段龜

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獻同心梨 三秦記曰漢武帝園一名樊

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則破其主取者以布囊承之名含消

梨 魏文詔曰真定郡梨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煩飴 永嘉記曰青田

村人多種梨有一株名曰官梨一圍五寸以供獻名御梨 漢武內傳曰

太上之果有玄光梨 廣志曰郡集梨重六斤常山真定山陽鉅野新豐

箭谷皆多梨也燉煌太守獻同心梨 道書曰老子西遊大真王母共食

碧梨紫梨 潘岳閑居賦曰張公大谷之梨 洞冥記云塗山之昔梨大

如升色紫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南康記曰歸山石城內有梨熟人食

其實任意取足持歸家人嗽輒病或顛仆失徑亡命味似秋梨 梁沈

約西地梨詩曰列茂河陽苑蓄紫濫觴隈翻黃秋沃若落素春徘徊 梁

劉孝綽詠梨花應令詩曰玉壘稱津潤金谷訪芳菲詎足龍樓下素藥暎

朱彞雜雨疑露落因風似蝶飛豈不憐飄墜願入九重闈
頌 晉王讚梨樹頌曰太康十一年梨樹四枝與中枝合生于困皇太子令侍中頌之嘉木時生瑞我皇祚脩榦外楊隆枝內附翌皇儲堯光其敬神啓其和人之期應乃同其心同心之生啓自神明在心斯動於言斯形先民有則稱詩表情惟永作歌以休厥靈
贊 宋孝武帝梨花贊曰沃瘠異壤舒條殊時惟氣在春具物合滋嘉樹之生干彼山基開榮布采不離塵縉
啓 齊謝眺謝隋王賜紫梨啓曰味出靈關之陰日玠玉津之滋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裏不得孤擅王盤獨甘仙席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食望古可儔於今何答 梁庾肩吾謝賞梨啓曰睢陽東苑子園三尺新豐前谷枝懸六斤未有生因粉水產自桐丘影連登橘林交死掃遠廡中厨爰頌下室事同靈棗有願還年恐似仙桃無因留核

神異經曰東方裔外有建春山其上多甘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張然字

子石爲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奩甘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盤奪其什外卒以兩枚與之盤奪兒甘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崔寔正論曰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服令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食文繡蓋以萬數矣 風土記曰甘橘之屬滋味甜美特異者也 有黃者有頰者謂之胡甘 襄陽記曰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種甘千樹曰千頭木奴 王羲之諸君子孫遊觀有一味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 古今注曰甘實形如石榴者亦謂之壺甘 廣志曰有甘一核有成都平蒂甘大如升色蒼黃 陽由爲郡文學椽忽風起太守問由云有獻甘橘數苞 吳有餘甘金衣包品之讚厥包甘柚精者曰甘 陳云此下有削被金衣云云見下啟重出 宗本並同

頌 曰宗炳煌煌嘉實磊如景星南金其形隋珠 述異記曰南陽郡東

望山有甘正熟二人共食致飽訖懷二枚去以示人聞雲中語云放雙甘乃聽汝去
詩 梁徐陵詠甘詩曰未實挺荆南苞品擅珍淑上林雜嘉樹江浦間脩竹萬室擬封家千株挺荆國綠葉萋以布素紫芬且郁
賦 晉

胡濟黃甘賦曰惟江南之奇菓資天地之正陽生殊方之妙域植朱鳥之遐鄉處漢之南背江之陰左協蘭皋右接桂林帶激水之清流向崇山之
高岑三秋迭運初寒履霜照曜原隰陰映林荒若菱華之繡綺并燭龍之
銜金璫 宋謝惠連甘賦曰嘉寒園之麗木美獨有此貞芳質萎蕤而懷
風性耿介而凌霜擬夕霞以表色拍朝景以齊圓悴萍實乎江介超玉英
於崑山棗晉王升之甘橘贊曰節重履險操貴有恒二樹保榮四運齊
能在質惟美于味斯弘異分南域北則枳橙啓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
甘啓曰便得削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木圭立消煩餉頓除醪
酌追嗤齊相進不剖之實遠矣魏君逢裂牙之味 梁庾肩吾謝湘東王
賚甘啓曰傳名地理遠自武陵之洲族茂神經遙聞建春之嶺王逸為賦
取對荔枝張衡制辭用連石蜜足使萍實非甜蒲萄猶餉

橘

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苞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周禮曰橘踰淮而化為枳此地氣然也 晏子曰使楚楚王曰齊人善益乎子對曰嬰聞南之橘

今民生於齊不益入楚則益得無楚使氏善益耶 幸本字本供有

生於淮則為枳 離騷曰后妃皇后樹橘采服服習受命不南國淮南子曰夫橘樹之江比化而為橙魏文帝詔羣臣曰飲食一物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 吳志曰陸績十六歲於九江見素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一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益部耆舊傳曰楊由為成都文學祿少治易晝占候忽有風起人守問由由曰南方有薦木實者色黃赤項之五官祿獻橘數苞 春秋運斗樞曰璇樞星散為橘 史記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此人與千戶侯等 吳錄曰朱光為建安太守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酸正裂人牙絕美盧橘夏熟蓋近是乎 搜神記曰秦精入武昌山采茗見一人長丈餘授懷中橘二十枚精進橘并食之 曰當剖之曰賜人主前爪桃不削橘柚不剖 西京雜記曰武帝平百越以為園圃民獻橘柚 異物志曰橘白華赤實皮馨香有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 韓子曰夫樹柰梨橘食之美嗅之則香 梁太實元年將軍王僧辯家有橘三十子一帶以獻 建武故事曰平西

華本如字不同抄本同

將軍庾亮送橘十二實共同一帶為瑞異羣臣畢賀 宋躬孝子傳曰王
虛之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
疾謂之曰君尋差俄而不見庭中橘樹隆冬而實病果尋愈咸以為至孝
所感詩 古詩曰橘柚垂嘉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

張華詩曰橘生湘水側非陋人莫傳逢君金華宴得在玉机前 齊虞義

橘詩曰衝颺發隴首朔雪度炎洲摧折江南桂離披漢北揪獨有凌霜橘

榮麗在中州從來自節歲暮將何憂 梁簡文帝詠橘詩曰菱蕤映庭

樹枝葉凌秋芬故條雜新實金翠共含霜攀枝折縹幹甘旨若瓊漿無假

存雕飾玉盤余自嘗 梁徐摛詠橘詩曰麗樹標江浦結翠似芳蘭焜煌

玉衡散照曜金衣丹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 賦 魏陳王曹植橘賦曰

有朱橘之玳樹于鶉火之遐鄉稟太陽之烈氣嘉果日之休光體天然之

素分不遷徙於殊方播萬里而遙植列銅爵之園庭背江川之煖氣處玄

朔之肅清邦換壤殊爰用喪生處彼不雕在此先零仰凱風以傾葉異炎

氣之可懷颺鳴條以流響騰越鳥之來栖 晉潘岳橘賦曰余齋前橘樹

冬夏再熟聊為賦云爾嗟嘉卉之芳華信氤氳而芬馥既翁茸而菱蕤且

參差而櫛蠹已齶齶而冬茂亦離離而夏熟至如廣命宥客歷覽遊觀三

清既設百味星爛炫焜乎玉案照曜於金盤故成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

千樹既見稱於陸言亦標名乎馬賦 宋謝惠連橘賦曰園有嘉樹橘柚

煌煌圓丹可翫 氣芬芳受以玉盤升君子堂味既滋而事美實厥苞之

最良 梁吳均橘賦曰增枝之木既稱英於綠地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

盤見雲夢之千樹笑江陵之十蘭葉葉之雲共琉璃而並碧枝枝之日與

金輪而共丹若乃秋夜初露長郊欲素風賞寒而北來鴈銜霜而南渡方

散藻於年深遂凝貞於冬暮 頌 宋孝武芳春琴堂橘連理頌曰列訪神

秘詳觀瑞策通柯竦秀寔靈所錫離條別軒奄一榮成道被遐夷承我正

曆 啓 梁皇太子謝勅齊城邊橘啓曰結根龍首垂陰陽漸土甘踰石蜜

味重金衣暉章縹李豈止稱於晉世上林美棗非獨高於漢日 梁劉孝

儀謝東宮賜 橘啓曰多置守民晉為厚秩坐入縑素漢譬封君固以俛

足穰橙俯照楚袖寧似魏瓜借清泉而得冷豈如蜀食待飴蜜而成甜重

似倒影陽池垂華金堞信可珍若榴於式乾貴蒲萄於別館 梁庾肩吾
謝賚橘啓日光分璇宿影接銅峯去青馬之迢遞服朱闥之爽塏楚原洪
筆頌記不遷陳王麗藻賦稱遙植昔朝歌季重纒賜海魚大理元常止蒙
秋菊

櫻桃

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漢書曰惠帝出離宮
叔孫通曰古者春嘗菓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許之 博物志曰櫻桃大者或如彈丸 晉宮閣名曰式乾殿前櫻桃二
株含章殿前櫻桃一株華林園櫻桃二百七十株 宋江夏王劉義恭啓
曰手勅猥賜華林櫻桃爲樹則多陰百果則先熟故種之於廳事之前有
蟬鳴焉顧命黏取以弄 王僧達詩曰初櫻動時豔蟬噪灼輝芳細葉未
開菜紅葩已發光 爾雅曰柎荆桃今之櫻桃 廣志曰櫻桃有大八分
者白色多肥者凡三種有白色者 吳氏本草曰一名朱菜一名麥莫甘
酣土調中益脾氣令人好顏色美志氣 史曰後漢明帝於月夜宴羣臣

於照園太官進櫻桃以赤瑛爲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羣臣皆
笑云是空盤 詩 梁簡文帝皇太子奉荅南平王賚朱櫻詩曰倒流映碧
叢點露擎朱實花茂蛛爭來枝濃鳥相失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寧以
梅似丸不美萍如日 啓 梁庾肩吾謝蒙賚朱櫻啓曰成叢殿側猶連製
賦之條結實西園非復粘蟬之樹異含浦之歸來疑藏朱實同秦人之遠
彈似得金丸

石榴

廣雅曰若榴石榴也 陸機與弟雲書曰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
林安熟榴也 詩 梁元帝賦得詠石榴詩曰塗林未應發春暮轉相催然
燈疑夜火連珠勝早梅西域移根至南方釀酒來菜翠如新翦花紅似故
莖還憶河陽縣映水珊瑚開 梁沈約詠石榴詩曰靈圓同佳稱幽山有
奇質停采爰彌鮮含華豈期實長願微名隱無使孤株出 賦 晉潘尼安
石榴賦曰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菓是以屬文之士或叙而賦
之蓋感時而騁思覩物而興辭余遷舊宇爰造新居前臨曠澤却背清渠

實有斯樹植于堂隅華實並麗滋味亦殊可以樂志可以充虛朱芳赫奕
紅萼參差含英吐秀乍含乍披遙而望之煥若隋珠耀重川詳而察之灼
若列宿出雲間湘涯二后漢川遊女携類命疇逍遙避暑託斯樹以栖遲
翹祥風而容與爾乃擢纖手兮舒皓腕羅袖靡兮流芳散披綠葉於脩條
輟朱華平弱幹豈金翠之足珍寔茲葩之可翫商秋授氣收華歛實滋味
浸液馨香流溢 晉張載安石榴賦曰有若榴之奇樹肇結根於西海仰
青春以啓萌晞朱夏以發采揮光垂綠擢幹曜鮮燿若群翡俱栖爛若百
枝並然煥乎郁郁焜乎煌煌仰映清霄俯燭蘭堂似西極之若木譬東谷
之扶桑於是天廻節移龍火西夕流風晨激行露朝白紫房旣熟頰膚自
拆部之則珠散含之則水釋 晉張協安石榴賦曰考草木於方志覽華
實於園疇窮陸產於苞貢差英奇於若榴耀靈葩於三春綴霜滋於九秋
爾乃飛龍啓節揚颺扇埃含和澤以滋生鬱敷萌以挺栽傾柯遠擢沉根
下盤繁莖篠密豐幹林攢揮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吐丹流暉俯散迴葩
仰照爛若百枝並燃赫如烽燧俱燎燉如朝日晃若龍燭晞絳采於扶桑

接朱光於若木爾乃頽萼挺帶金牙承蕤蔭佳人之玄髻發窈窕之素姿
遊女一顧傾城無鹽化爲南威於是天漢西流辰角南傾芳實墜落月滿
虧盈爰採爰收乃剖乃拆內憐幽以含紫外滴瀝以霞赤柔膚水潔疑光
玉瑩漙如冰碎泫若珠迸含清冷之溫潤信和神以理性 晉應貞安石
榴賦曰余往日職在中書時直廬前有安石榴樹枝葉旣盛華實甚茂爲
之作賦挹微露以鮮采承輕風而動葩南拂陰檐北扇陽阿其傍則有大
厦崇房重廊高廡皇籍帝典圖書之府時移節變大火西旋丹葩結秀朱
實星懸膚折理阻爛若珠駢 晉潘岳河陽庭前安石榴賦曰雖小縣陋
館聊可以遊賞有嘉木曰安石榴脩條外暢榮幹內樛扶疎偃蹇冉弱紛
柔於是暮春告謝孟夏戒初新莖懼潤膏葉垂腹丹暉綴於朱房緇的點
乎紅鬚煌煌焯焯熠燿入藥似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旣乃攢
乎狹庭載阨載褊上階無等有牆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薛處悴而榮在
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于王公薦於鬼神豈伊文陋用渝厥真菓
猶如之而况於人 晉夏侯孝若石榴賦曰接翠萼於綠葉冒紅芽於丹

鬚絕然含蕤濯爾散珠雪醒解銷怡神實氣冠百品以奇仰邁眾菓而特貴 晉傅玄安石榴賦曰鳥宿中而織條結龍辰升而丹華繁其在晨也灼若旭日捫扶桑其在昏也爽若燭龍吐潛光苞玄黃之烈輝綠焯擘而焜煌發朱榮於綠葉時從風而颺揚 晉庾儵石榴賦曰于時仲春垂澤華葉甚茂炎夏既戒忽手零落是以君子居安思危在盛慮衰可無懼哉乃作斯賦綠葉翠綠紛乎葱青丹華照爛畢畢熒熒遠而望之粲若摘續被山阿迫而察之赫右龍燭輝耀綠波 晉范堅安石榴賦曰縈紅根以磐峙擢脩幹而扶踈萸應春以吐綠葩涉夏而揚朱 宋顏測山石榴賦曰風觸枝而翻藹雨淋條而殞芬環青軒而燧列繞翠波而星分視栖翡翠之失榮顧彫霞之無文 頌 梁江淹山石榴頌曰縹葉翠萼紅華絳采灼烈泉石芬披山海奇麗不移霜雪空改

柿

說文曰柿赤實菓也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柿六十七株暉章殿前柿一株 義熙起居注曰吳令顧脩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依舊集駕

詔停 詩 梁庾仲容詠柿詩曰發葉臨留檻 翻英糅花藥風生樹影移露重新枝弱苑朱正葱翠梁烏未銷鑠 啓 宋江夏王劉義恭謝柿啓曰垂賚華林園柿味滋殊絕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柿啓曰懸霜照采凌冬挺潤甘清玉露味重金液雖復安邑秋獻靈關晚實無以疋此嘉名方茲擅美

檀

案此篇多脫字缺文

禮記口檀黎曰鑽之又曰檀黎薑桂之減者皆人君羞也 張敷曰平丘有甘檀山海經曰箕山之東有甘檀洞庭之上其木多檀甘檀列於崑崙奈

奈

廣志曰奈有白青赤三種張掖有白奈酒泉有赤奈 漢武內傳曰仙藥之次者有圓丘紫奈 晉咸和起居注曰六年寧州上言甘露降城北園奈桃樹等 晉太始起居注曰二年六月嘉奈一帶十五實生於酒泉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庭中有奈樹始着子使祥守視晝駭鳥雀夜驚虫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曙母見之惻然 詩 梁楮湮奈詩曰成都貴

抄本悉同惟也字上有以黎字

素質酒泉稱白麗紅紫奪夏藻芬芳掩春蕙誰謂重三珠終焉競八桂

文選曰太冲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熱 洞冥記曰有紫奈大如斗甘如

蜜核紫花青 蜀都賦曰素奈夏成 潘尼武館賦曰投素奈於青梁

閑居賦曰二奈曜舟日之色 北齊書曰濟北楊愔字遵彥四代同居昆

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于地羣就爭之愔頽然而坐季

父睇大嗟異之啓 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奈啓曰酒泉之實稱於王賦

瓜州之味記自張文亦有太冲嗟其夏成子建暢其寒熱潘園曜白孫井

浮朱並見重於昔時而霑恩於茲日表 魏曹植謝奈表曰即夕殿中宣

詔賜臣冬奈詔使温吹夜非食時而賜見及奈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

時為珍恩以絕口為厚 論曰李之華與奈之華相次奈結實而日洽零落虛

偽之與真實相似虛偽敗而真實成太冲云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六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七

菓部下 棗 杏 栗 胡桃 林檎 甘藷 沙棠

椰 枇杷 燕菓 榘 蒟子 枳椇 柚

木瓜 杜梨 芋 楊梅 蒲萄 檳榔 荔枝

益智 榘 芭蕉 甘蔗 瓜

菓

爾雅曰棗壺棗令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壺棗猶也邊要棗野者細禮記曰婦人之費棗榛

脯脩棗栗 毛詩曰八月剥棗十月穫稻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

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繆公乘龍理天

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

子耳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 孟子曰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

之 韓子曰秦餓應侯謂王曰五苑之棗栗請發與之 史記曰李少君

以邨老方見上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瓠 真人關

令尹喜內傳曰尹喜共老子西遊省太真王母共食玉門之棗其實如瓶

此下接

在太冲句
華亦宗
本並同
抄本同

神異經曰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丈敷張枝條一里餘子長六七寸圍過其長熟赤如朱乾之不縮氣味甘潤殊於常棗食之可以安軀益氣力 東方朔傳曰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枝擊未央殿檣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枝擊檣兩木林也曰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上大笑賜帛十疋 漢書曰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告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棗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漢武內傳曰七月七日西王母當下帝設玉門之棗 劉根別傳曰今年春當有病可服棗核中仁二十七枚能常服之百邪不復干也 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所殖耶遂強歐吐而死也 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若安邑御棗也 馬明生別傳曰安期生仙人見神女設厨膳安期曰昔與女郎游息於西海之際食棗異美此間棗小

不及之憶此棗味又已二千年矣神女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枝乃不盡此間小棗邾可相比耶 王隱晉書傳虞為鄱陽內史勸厲學業寬裕簡素風化大行白鳥集郡庭棗樹上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棗六十二株王母棗十四株 異苑曰太元中南郡州陵縣有棗樹一年忽生桃李棗三種花子 世說曰魏文帝忌弟任成王驍壯因在卞太后所共圍棗並啖棗文帝以毒著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王不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豫勅毀器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之頃史遂卒 又曰大將軍王敦初尚武帝舞陽公主如廁見漆箱中盛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菓遂食之羣婢莫不笑之 左傳禦孫曰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 韓記石虎園中有羊角棗 史記曰楚莊王愛馬噉棗脯 燧人氏夏取棗杏之火 詩 晉傅玄詩曰飢食野棗實 後秦趙整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多棘刺內實有赤心 梁簡文帝賦詠棗曰風搖羊角樹日映雞心枝已聞安邑美永茂王門垂 啓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玉門棗啓曰安期舊美安息高名臣金馬之榮未獲趨奉方朔之賜遽降洪恩

神仙傳曰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於林中所在簞食一器足換一穀少者虎逐之乃以穀賑貧窮號董仙杏林 師曠占曰毒堯杏實多者來年謂之穰 晉宮闕記曰明光殿杏八株 九州論曰魏郡好杏燧人氏夏取棗杏之火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文杏謂有文彩也 典術曰杏者東方歲星之精也 山海經曰靈山之下其木多杏 盧毓翼州論曰魏郡好杏地產不為珍 師曠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南岳夫人傳曰仙人有三玄紫杏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蓬萊杏東海都尉于台獻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者 汜勝之書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 玄晏春秋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糟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于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 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將來家實多故杏時將發糶以杏汁李柰將發又糶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述異

記曰杏園洲在南海中多杏云仙人種杏處漢時嘗有人舟行遇風泊此洲五六月日食杏故免死又云洲中有冬杏 嵩高山記曰嵩山東北有牛山箕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飢饉皆資此為命人充飽而杏不盡 洛陽宮殿簿曰含章殿前杏四株顯陽殿前杏六株地理志曰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也 朱超石與元書曰光武墳邊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王逸荔枝賦曰魏志送西山之杏 述異記曰賴鄉老子祠有縹杏 莊子曰孔子游淄澠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絃誦鼓琴 後周書曰張元性廉潔南鄰有杏兩樹杏熟多落元園中元悉以還主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杏 四民月令曰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輕土之田 潘岳閑居賦曰梅杏郁棣華實照爛 又司馬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 周庾信詠杏花詩曰春色方盈野枝枝綻翠英依倚暎村塢爛熳開山城好折待賓旅金盤襯紅瓊

栗

山海經曰南山其上多栗葛山銅山其木多栗 毛詩曰樹之榛栗 又

云版有漆隰有栗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解善家室言東門之栗樹之

室家韓子曰秦餓應侯謂王曰五苑之菓蔬橡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王

曰今發五苑以活民是使有功與功互爭取也人生而亂不如死而治

廣志曰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雞子 三秦記曰漢武帝莫蘭大栗十五枚

一斗 魏志曰東夷韓國出大栗如梨 何晏九州論曰中山好栗 袁

淮觀殊俗曰索蘭枝而不得見 巨房之大栗 袁子正書曰歲比不登唯

得賣棗栗瓜梨 盧謀祭法曰春秋冬祠皆用栗 禮曰栗饗之漢燕秦

千樹栗此人與千戶侯等黃侔蒸栗 魏志曰許元因司馬昭辭欲殺之帝

方食栗憂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 莊子曰古

者獸多民少皆巢居以避之畫拾橡栗暮栖樹上故命曰有巢氏 梁州

獻栗徑寸半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魁栗雙栗椹栗榛栗 史記曰蘇

秦說燕文侯曰此有棗栗之科此謂天府民雖不綴而足 文選蜀都榛栗

罇發 王逸荔枝賦北燕薦朔濱之巨栗 侯國出栗大如雞子 桂陽有

栗叢生大如柿子 越中出如拳之栗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賦後漢蔡邕傷故栗賦曰人有折蔡氏

祠前栗者故作斯賦樹遐方之嘉木于靈宇之前庭形猗猗以豔懋似碧

玉之精明何根莖之豐美將蕃熾以悠長遇禍賊之災人嗟天折以摧傷

啓 梁庾肩吾謝東宮栗啓曰查或火成鑽以為屑柰稱煎用曝而成糗

禾若北燕巨實用奪榮枯南國脯山翻慙齒决承恩踴躍對聞喜之河念

報屏營問知來之息

胡栗

廣志曰陳倉胡栗薄皮多肌陰平胡栗大而皮脆急捉則碎 博物志曰

張騫使西域還得胡桃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胡桃八十四株 荀氏春

秋祠制曰常設用胡桃 吳時外國志曰大秦國有棗榛胡桃蓮藕雜菓

啓 梁沈約為柳世隆謝賜樂遊胡桃啓曰擬自禁園味逾并絡動物迴

祇在微必應此乃胡羯奔逃吉之先見者也 **書** 後漢孔融與諸卿書曰

多惠胡桃深知篤意 晉劔滔母答吳國書曰胡栗本生西羌外剛樸內

林檎

華本宗平並此
向水并說
不如此本

廣志曰林檎似赤柰子亦名黑檎 又曰一名來禽言味甘熟則來禽也
劉禎京口記曰南國多林檎 **書** 梁劉孝威謝賚林檎書曰勇聞齊國止
錫二乘遠至仙方栽蒙數棗豈如恩豐漢篋賜廣魏奩姪女數而僅通筭
郎計而方得生於玉井之側出自金膏之地上靈所貴下土希逢 **啓** 梁
庾肩吾謝賚林檎啓曰丹徒故苑歲綿長而不見岷山雖植路重阻而來
難未有徒核圓丘移根閩坂仙厨始摘猶青玉之盤下賤爰頒遂入抽蒲
之座

甘藷

廣志曰似竿剥去皮肉肥白南方以當米穀賓客亦設之出交趾

沙棠

廣志曰如棠味如李無核 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棠實

椰

神異經曰東南荒中有椰樹高二十丈餘葉如甘瓜二子成落生如

兩眼謂之萼萼越王頭下生子三成而熟形如寒瓜 廣志曰高六七尺
者無枝條葉其美如蜜核中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桃出交北 選曰吳
椰菜無陰七命曰剖椰子之殼

枇杷

仲長統昌言曰今人主不思甘露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支之腐亦鄙矣
荊州土地記曰宜都出大批杷 廣州記曰枇杷若榴參乎京都 華山記
曰華山講堂西頭有枇杷園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枇杷四株 **賦** 宋周
祗枇杷賦曰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至枇
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殖庭圃遂賦之云名同音器質貞松竹四序
一采素華冬馥霏雪潤其綠蕤商風理其勁條望之冥濛即之踈寥 宋
謝瞻安成郡庭枇杷樹賦曰伊南國之佳木偉邦庭而延樹稟金秋之清
條抱東陽之和煦肇寒葩於結霜成炎果乎纖露高臨莞首傍拂階露

燕蕒

毛詩曰六月食藿及蕒 魏都賦曰莫梅及楊李留郁俗謂燕郁

榘

詩曰隰有樹榘疏亦羅或名山黎今謂楊榘樹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爾雅曰榘羅

樹如桑取其實為醬漢音范廣志曰愛生依樹也

詩曰南山有枸疏枳相樹似白楊子着枝端為之木蜜從令人酒薄以為

屋挂酒皆薄禮曰婦人之贊枳榛脯脩棗栗廣志以珊瑚樹乾者益之矣

爾雅曰柚條也出工南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尚書曰揚州厥苞

橘柚離騷曰斥逐鴻鵠乃近鳴臬斬伐橘柚列樹苦桃呂氏春秋曰菓之美者雲夢之柚月令曰食橘柚列傳曰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曰柚樹碧而冬青實丹而味酸度淮北為杞贊晉郭璞柚贊曰厥苞橘

柚精者曰甘實染繁霜菜鮮翠監屈生嘉歎以為美談

木瓜

爾雅曰楸木瓜也廣志曰木瓜子可藏枝為杖號一尺百二十節毛

詩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為翟人敗之出處子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

好也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木瓜五株賦宋何承天木瓜賦曰美中州

之佳樹表閑冶之麗姿結靈根以誕秀傾朝日以揚暉擢叢柯之冉冉布翠葉而猗葳惟茲木之在林亦超類而獨劭方朝華而繁實比沙棠而有

耀當大夏之方隆愧微幹之纖撓豈隱撲以幸全固呈才而不效離衆用而獲寧末端已以厲操願佳人之平投思同歸以託好顧衛風之攸珍雖瓊瑤而匪報

杜梨

爾雅曰杜甘棠也杜赤棠梨白棠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又曰

有杖之杜杜也韓詩外傳曰邵伯在朝有司請召民邵伯曰不勞一身而

勞百姓大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廬於棠樹之下百姓大悅詩人見而歌焉賦晉孫楚杖杜賦曰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為貴杜無用之為賤故用獲全所以為貴有用獲殘所以為賤故賦云余惟有杖之為杜齊萬物而並其質菲薄既不施於器用華葉踈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邵伯聽訟述歲甘棠作頌垂之罔極

芋

援神契曰仲冬日卯星中收莒芋亦芋也 說文曰齊人為莒漢汝南有鴻隲大波翟方為丞相秦破之郡中追思童謠曰懷我波翟子威飯我食羹芋魁秦破翟 早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有陰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於臨邛 廣志曰有君子芋大如斗魁青邊芋淡善芋大如瓶少子菜如微蓋細色紫莖 本莫曰芋土芝 選蜀都曰閒蹲鴟之沃野則以為世濟陽九注濟人飢也菜似蹲鴟

楊梅

郭子曰楊氏子年九歲孔君平詣其父設菓有楊梅孔指示兒曰此貴君家菓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臨海異物志曰楊梅其子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 裴氏廣州記曰廬山頂有湖陽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於上飽不得持下 博物志曰地有章名則生楊梅無章名亦有耳有章名無之也 吳興記曰故章縣北有石郭山上生楊梅常以貢御 南越志曰熙安縣多楊梅頌梁江淹楊梅頌曰懷蕊挺實涵黃綠丹鏡曰繡壑炤霞綺巒

蒲萄

廣志曰蒲萄有黃白黑三種 本草曰蒲萄益氣強志令人肥健少飢延年輕身 史記曰大宛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漢書曰且末國無雷國罽賓國皆有蒲萄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常下帝設蒲萄酒 燉煌張氏家傳曰扶風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遺張讓即擢涼州刺史 博物志曰西域蒲萄酒傳云可至十年 又曰張騫使西域還得蒲萄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蒲萄百七十八株 魏文帝詔羣臣曰且說蒲萄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銷酸而不脆冷而寒味長汁多

除煩解飲又釀以為酒甘於麴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垂况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之者 秦州記曰秦野多蒲萄 博物志曰以為葡萄杜恕篤邊論曰漢匈奴取胡麻蒲萄大麥首宿首廣地 龜茲國胡人奢侈家有至千斛蒲萄漢使取實來離宮別館傍盡種 北齊書曰李元忠贈世宗蒲萄一盤世宗報以白縑遺書忽惠蒲萄良深愧仰聊因綸百疋以醕清德 漢李廣為貳師將軍破大宛得蒲萄種歸漢 賦 魏 都賦曰皇條懷風蒲萄結陰 賦 魏鍾會蒲萄賦曰美乾道之廣覆兮佳陽澤之至淳覽遐方之殊偉兮無斯菓之獨珍託靈根之玄圃植昆山之高垠綠葉蒼鬱暖若重陰翳羲和秀房陸離混若紫英乘素波仰承甘液之靈露下歛豐潤於醴泉惣衆和之淑美體至氣於自然珍味允備與物無儔清濁外暢甘旨內酒滋澤膏潤入口散流 晉荀勗蒲萄賦曰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畜有蒲萄之珍偉奇應淳和而延育

檳榔

周成雜字曰檳榔菓也似螺可食 李當之藥錄曰檳榔一名檳門 廣

志曰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略如柱其顛生穗而秀生棘斜重疊其下彼方珍之以為口實亦出交趾 邑林記曰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蔗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鋪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子家有數百樹異物志曰檳榔樹若筍竹生竿近上未五六尺閒洪腫起如痲木焉因折裂出若黍秀也無華而為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實之堅如乾棗以夫留古貴并食則滑美下氣及宿食消穀 南中八郡志曰檳榔土人以為貴款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 顧微廣州記曰山檳榔形小而大於蒟子蒟子土人亦呼為檳榔 詩 梁劉孝綽詠有人乞牛舌乳不付因餉檳榔詩曰陳乳何能貴爛舌不成珍空持渝皓齒非但汗丹脣別有無枝實曾要湛上人差比朱櫻就詎易紫梨津莫言蒂中义當看心裏新微芳雖不足含咀願相親周庚信詠檳榔詩曰綠房千子熟紫穗百花開花言行萬里魯經相識來

啓 梁王孺謝賜于阗利所獻檳榔啓曰竊以文軌一覃充伊斯及入侍

宋本賦字在下

請朔航海梯山獻琛奉貢充庖盈府故其取題在賦多迷瑜書萍實非甘
荔葩慙美 梁庾肩吾謝賚檳榔啓曰形均綠竹詎掃山壇色譬青桐不
生空井事踰紫柰用蕪芳菊方爲口實永以蠲痼 又謝東宮賚檳榔啓
曰無勞朱實蕪荔支之五滋能發紅顏類芙蓉之十酒登玉案而上陳出
珠盤而下逮澤深溫柰恩均含棗 喻益期賤曰檳榔信南越之可觀
子既非常木亦特異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
子結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其中
空其外勁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邪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
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殖必當
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恨深

荔支

廣志曰荔支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大如
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昉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將
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 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

龍眼荔支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唐羌爲臨武長縣接交州州舊貢荔支
及生犀獻之羨上書諫乃止 吳錄曰蒼梧多荔支生山中人家亦種之

魏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有龍眼荔支寧比西園蒲萄石蜜 笠法真登羅

山山疏淨荔支似冬青夏至日子亦可食 南中八郡志曰犍爲越道縣

出荔支 梁劉勰詠荔支詩曰叔師貴其珍武仲稱斯美良由自遠致

含滋不留齒 後漢王逸荔支賦曰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葦湛

若大厦之容鬱如峻嶽之勢脩幹紛錯綠葉臻臻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

離如繁星之着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伴和璧奇喻五黃仰歎麗表俯

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蕪五滋而無當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絕類

而無儔超衆菓而獨貴 齊孔稚珪謝賜生荔支啓曰綠葉雲舒朱實

星映離離昔聞擘擘今親信西岷之佳珍諒東鄙之未識角卯與而靈華

敷大火中而朱實紫灼灼丹華吐白離離繁星着天七命折龍眼之房也

益智

廣志曰益智葉似叢荷長丈餘其根有小枝高者八九寸無葉萼其子叢

生者之大如棗中辨黑皮白核小者曰益智含之攝泛滋出萬壽亦生交趾 南方草物狀曰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華色似蓮着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趾合浦 顧微廣州記曰益智菜如藁荷莖如竹箭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為粽味辛 周景式廬山記曰山菓有益智蒲萄 二十六國春秋曰安帝元年盧循為廣州刺史循遺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 梁劉孝勝詠益智詩曰挺芳銅嶺上擢穎石門端連叢去本業雜和委雖然寧推不迷草詎滅聰明丸儻逢公子宴方厭永夜歡 書 慧遠法師答盧循書曰損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

榘

古今注曰榘桑實也詩曰食我桑榘懷我好音于嗟鳩兮無食桑榘 武藥有扶桑丹榘 世說曰張天錫為晉孝武問北方何物可貴對曰桑榘香食人無嫉心 北方白榘長數寸甚美 東方有八十丈桑上有榘長三尺五寸圓與長等王甲以北方榘比江東黃甘於是引甲為賓客初謝公為甲妄言甲乃買駿馬投榘孰時致十枚

芭蕉

廣志曰芭蕉一曰芭苴或曰甘蕉莖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孟斗菜廣尺長一丈有角子長六七寸四五寸二三寸兩兩共對若相抱形剥其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飽人其莖解粉如絲績以為葛謂之蕉葛雖脆而好色黃白不如葛赤色也出交趾建安 南州異物志曰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餘二尺許華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末百餘子大名為房根似芋塊大者如車轂實隨華長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華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如手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似羊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藕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不好也取其葉以灰練之績以為絲 異物志曰芭蕉莖如芋取鑊煮之如絲可紡績為絺綌 南方草物狀曰蕉樹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 遊名山志曰赤巖山水石之間唯有甘蕉林高者十丈 晉宮閣名曰華林園

有芭蕉二株 顧微廣州記曰甘蕉與蕉花實根菜不異直是江土暖不紅霜凍西時花菜展其熟耳味熟時亦苦澁 **詩** 梁沈約詠甘蕉詩曰柚菜固盈丈擢本信蕪圍流甘揜椰實弱縷冠絺衣 **賦** 梁徐摛冬蕉卷心賦曰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色菜清雪而傍枯 **贊** 宋謝靈運芭蕉贊曰生分本多端芭蕉知不一合華不結核敷華何由實至人善取譬無宰誰能律英暉綠合時當視分散目 宋卞敬宗甘蕉贊曰扶疏似樹質則非木高舒垂蔭異秀延矚厥實惟甘味之無足 **文** 梁沈約脩竹彈甘蕉文曰長蕪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臣聞芟蕪蘊崇農夫之善法無使滋蔓翦惡之良圖未有蠹苗害稼不加窮伐者也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擢本盈尋垂蔭含文階綠寵渥鈴銜百卉而與奪垂爽高下在心每叨天功以為已力風聞籍聽非復一塗猶謂愛憎異說所以挂乎嚴網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雖慙杞梓頗異昔向蓬陽景所臨由來無隔今月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罔幽一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鄣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離依源辨覆兩草各處列同欵既有證據菴非風聞劫尋甘蕉出自藥草本無芬馥之香柯條之任非有松柏後彫之心蓋闕葵藿傾陽之識馮籍慶會稽絕倫等而得人之譽靡即稱平之聲寂寞遂使言樹之草忘憂之用莫施無絕之芳當門之弊斯在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菜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

甘蔗

說文曰諸蔗也 廣志曰于蔗其飭為石蜜 神異經曰南方荒內有野楮林焉其高百丈圍三丈八尺促節多汁甜如蜜 魏文帝典論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等共飲宿聞展有平臂曉五兵余與論劔良父謂余言將軍法非也求與余對酒酣耳熱方食于蔗便以為杖下斲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 江表傳曰孫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甘蔗錫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錫中啓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無緣有此若矢先在錫中當濕今矢中燥黃門將有恨汝耶

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官莞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問之具服南
中八郡志曰交趾有甘蔗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榨取汁
曝數時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 沈約書曰魏主致意安北遠
來渡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惠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
器甘蔗百挺也漢書曰百味甘酒布蘭生太尊拓漿折醒騷孺鼈炮焦有
拓漿 世說曰顧凱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
境 又曰扶南蔗一丈三節見日即消風吹即折 詩魏陳王曹植詩曰
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賦晉張協都蔗賦曰若乃九
秋良朝玄酎初出黃華浮觴酣飲累日挫斯蔗而療渴共嗽醴而含蜜清
滋津於紫梨流液豐於朱橘擇蘇妙而不逮何況沙棠與椰實

瓜

爾雅曰瓠其紹郭注俗呼爲瓠紹者廣志曰瓜之所出以遼東廬
江燉煌之種爲美有魚瓜狸頭瓜蜜角瓜女臂瓜羊核瓜如斛出京州舊
陽城御瓜有青登瓜大如三斗魁有柱枝瓜長一尺餘蜀地温食瓜至冬

熟

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爲國君者華之華中列之爲大

夫累之裸也士薨之庶人齧之 毛詩曰絲絲瓜瓠民之初生 左傳

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龍魚河圖曰瓜

有兩鼻者殺人 古文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

日臣死自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之君薨刑史子

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

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以蟲矣 家語曰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怒

大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

子使人請孔子子曰舜之事瞽叟得小捶則受大杖則走今參事父委身

以待暴怒身死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 賈誼書曰梁大夫宋就爲邊

縣令與楚隣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美楚人宐而希灌

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搔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搔楚瓜宋

就曰是構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爲楚灌瓜楚旦生則已灌瓜伺而察

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因具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驩由

是也

宋就也 古文奇字曰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硯谷中温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冬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墜死 續漢書曰安帝時有瓜異本共生時以為嘉瓜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上藥有空同靈瓜 又曰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後造火朱山陵食靈瓜其味甚好憶此味久已七千歲矣 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為越所敗遁而去得自生之瓜食之也 吳錄曰姚俊常種瓜菜灌園以供衣食時人或餉一無所受 吳志曰步騭避難江南單身窮困種瓜自給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自漬至脉可頓啜數十枚瓜漬至腰啖轉多至頸可啖百餘枚所漬水又皆作瓜氣瓜味 神仙傳曰葛玄冬為客生棗及生瓜 晉錄曰咸寧中嘉瓜同蒂生於成都 抱朴子曰五厚蔡誕入山而還欺家人云至崑崙山有玉瓜光明洞澈而堅湏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 搜神記曰時有徐光常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王勿與便從索辦杖地而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

亡耗矣 幽明錄曰曹娥父溺死娥見瓜浮得屍 又曰孫鍾富春人與

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為業忽有三年少來乞瓜為鍾定墓地出門悉化為

白鶴孫權也毛詩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縣縣瓜陟瓜陟嗥嗥民之初生自

土漆沮王化之本 神仙傳曰有青登瓜大如三斗魁玄表丹裏呈素含

紅攬之者壽食之者仙 周祀地官曰委人掌畜聚物瓜瓠芋葵 禮曰

仲冬行秋令則天雨汁瓜瓠不成雨雪雜下論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

不食 史記曰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種瓜有

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門東陵也 洪武內傳曰武

仙山上藥有雲靈瓜四劫不實 後魏書曰郭祚領太子少師肅宗幼弱

祚懷一黃瓠出奉肅宗時趙桃子深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人號為挑弓

僕射黃瓜少師 列仙傳曰漢 者南郡偏人居山門仙人從買瓜教

之練瓜與附子桂實共藏春花服之一年飛登山入水聞往來海邊諸洞

中仙人博賭瓜黃瓜數千頃令瞑耳乃上方文山 本草經曰水芝者是

白瓜甘瓜也 晉桑虞字子深家園有瓜熟有人踰盜之虞見以園籬多

瓜

棘刺使人為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虞與

之齊書曰韓虞敏兄靈珍早孤並有孝性家貧無以營凶共種半畝瓜

朝採暮又生遂辨葬事 又曰劉揮字茂謙從明帝射雉於野渴倦得早

春瓜與上樹割而食之上懷其舊德意所良厚至是一歲三遷轉御史中

丞 梁史曰任昉死高祖方食四苑織瓜聞之投瓜悲不自勝 洞冥記

曰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瓜霍山下有洞臺

司命君府也中有神盤靈瓜食之者至玄也 莊子曰朽瓜化為魚物之

變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甘瓜於清泉 晉書曰太康八年王濬園生

嘉瓜二莖一實 詩 晉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

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賦 魏劉禎瓜賦曰豐細異形圓方

殊務揚暉發藻九采雜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蘭吐芳藍皮

密理素肌丹瓢乃命圃師貢其最良投諸清流一浮一藏折以金刀四剖

三離承之以雕盤翫之以織綺甘逾蜜房冷亞冰圭 晉陸機瓜賦曰發

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宗柯蔽靈景以因育綴脩莖而星羅夫其種族類

數則有括樓定桃黃瓢白傳金文蜜筒小青大班玄胥素椀狸首虎蹠東

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據文以抱綠或披素

而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脩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克堂味窮理而不銷德

弘濟於飢渴道殊流於貴賤若夫擢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歛溫液密

凝體猶握虛離若剖冰 晉稽含瓜賦曰世云三芝瓜只處全焉故植根

劉相瓜賦曰志在
陽溫風節暮抗
翹放藤流美遠
布黃花炳煜滿
實獨著豐細
形圓方殊粉
條晉書上有此

爽而解煩細肌密理多饌少辨豐指絕異食之不銷 梁張績瓜賦曰惟
茲瓜之實茂體太素之純精翕玄潤於浮霄含皇澤於夏庭於是蒼春發
歲天地交和乃啓沃壤是殖是播納佳種於畦畹應時運而剖牙揮萌散
孽莖葉負柯翦茸鬱蒼葦尊婆娑晞慶雲以吐蕤仰旭日之敷花朝希重
陽夕承朗月清露湛而宵降翔風穆以晨發振柯翹之繞若顧惠氣以滋
悅感靈化而網緼覩佳實之並結始懷微而苦發終感宮而甘通信不和
而自馨與九鼎于齊功蔓草是藉密菜是蔽潛湫獨熟墮莖落蒂芬馥酷
烈氣暢雲際申秋不能詳其味隸首不能爲之計昔東陵之甘瓜美顯名
於中古彼服閭之攸樵乃衆仙之所嗜美人神之同好何厥用之弘普惟
今實於無窮永可殖於靈圃 **啓** 梁元帝謝東宮齋瓜啓曰金榮始薦瓊
藥載珍味奪蔗漿甘踰石蜜

馮云前此三卷宗本最穠亂無緒 陳子準云此
數卷尚有似後人增入者

